老峯集

財

疏箚 啓辭 書啓 獻議 書

䟽箚

自己婢妾子無贖身從良議

鄭介清郭詩金彭齡祠院毁撤議

朴光玉金德齡祠宇 賜額議

沈彦光追復官爵議

大王大妃殿服制議

國恤時追後承訃諸臣成服差退議

大行王妃喪 大殿服制當用杖朞議

婢夫奸家長妻者論罪輕重議

李有吉旌贈議

金元亮伸寃議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五

疏劄

乞解相職劄 癸亥

伏以臣久欲陳情乞 恩而尚此遲徊者蓋有待矣前者扶病登對精神昏忘語言短澁僅發其端不能畢陳退伏私室耿耿未已略具文字更瀆 聰聽臣自顧無似本非廊廟之器負罪投荒沉痾瀕死幸逢聖朝更化斥退凶奸圖任舊人謂臣雖耄猶是先朝犬馬環召歸路 命以宅揆驚惶震越無所逃遁仰念國事俯度時義似若有不敢固辭者未暇自

疊遷爾祗承忝叨以來四閱春秋既蔑一毫裨補又
無一言建明雖微自列合被顯黜重以年來歲暵有
嫌尤不敢自昧然臣前後疏章未嘗引此爲言者誠
以時事多艱義難求免且幸近者天災民怨大啓
宵旰之殷憂惕厲圖理旁招賢俊擬待羣彥彙進人
心鎭服祈 恩謝事庶可自安每於上文朝紳之間
以是公誦者久矣今則大老既留名儒繼至雖當交
棐之日尚有扶持之望臣雖退塡溝壑更無遺憾況
臣痼疾在身月增歲加長委枕席禱然欲盡似此症
狀尤無陳力之路伏乞 聖上諒臣情實亟 賜罷

免處以西樞散班俾之安分養病遵承近制輪侍講筵則謹當竭誠殫慮隨事獻規庶幾未死之前得遂畢忠之願臣無任瞻 天仰 聖懇迫祈祝之至

請還收臺臣特罷之 命劄

伏以臣頃於登對之時略陳體統傷損之說而遺辭之際旁及儒賢之語其意蓋在於尊 朝廷也臺官齊起引嫌乃於本旨之外汎引他義自以爲是紛然侵斥臣旣不能見信於人則不欲與之呶呶且緣疾病作苦卽請鍼灸之暇矣畢竟大老以此引咎遠去臣之妄言之失不但自困而已而因此轉輾相激又

復至於朝論潰裂則臣之愧縮不安又加一倍矣臣昨又伏聞筵臣論斥金益勳之罪而其中出付軍門戎器一款則謂嘗得之於臣云臣之與人言及益勳之事非止一二而所謂戎器之出自軍門與否則曾所不知設未嘗以此爲言於酬荅之間矣豈或聽之者有所不審而然耶賤疾少間幸而復近 天陛則擬欲陳此曲折矣近見臺章特擧戎器爲其最大之罪目且以筵臣發言援爲證左則是臣自在於爲證之中其安得黙黙終無一言乎抑臣於此又有所未曉者益勳身居將任譏察上變罪人旣得則其他處

心處事雖一如人言其在 朝家事體非所可問只
是所詗探者不能致詳以致獄情未盡呈露此固不
為無罪矣今於經年之後更舉前日 筵席已發之
一說有若摘得於掩伏之餘而作為新案持之太急
以至李選之疏何與於此事而輒疑其用意設為危
語驚動聽聞其纏繞蔽塞又不止於卽鹿者之不見
泰山而已則臣恐今日之憂不在於益勳之驕放也
然念臺閣諸臣持論太激似出於習氣所使若訖不
已誠非細慮其在 聖上包荒之德豈可有慚於諸
臣而輕示喜怒自損其恢弘之量哉益勳之黜既

用調停之論且使臺論見伸不至於轉激則曾未數月旋即䟽釋未免失之太遽前此臺官所論之過當亦非數三而 殿下並皆優容終不加責竊想 聖意必有所在夫豈盡以其言爲是也今者憲臣自劾之辭藉之向日諸人未見其所失尤重而慢罵權許若是其嚴豈不大有乖於 聖上優容之本意哉伏望 聖上更還盍勳削黜之籍亟收憲臣特罷之教先示日月之更改責諸臣之失俾臻平允之道不勝幸甚臣委伏懺席無由請對區區過憂不能自抑略具文字冒恩 天聽無任隕越之至取進止

敎諭後引咎箚 甲寅

伏以臣昨伏蒙 恩綸洊降近侍來宣勤諭敦責有加於前臣感戴惶悚益無所容措噫臣之以病瘝曠今幾日矣一向瀆擾違忤 罷斥誠非分義之所敢出者惟縮伏祇黙恭竢 處分似合道理而若是則曠日持久職任瘝廢重損事體益增罪戾不得不更冒鈇鉞仰干 宸聽伏願 殿下深念國事之不輕俯察賤疾之難強亟許遞免以幸公私臣於病伏中伏見諫院論劾吏曹判書李翊之章不能無慨然於中自前銓衡之官鮮有不招人言者蓋其注擬之際

未必盡允人望局外旁觀易於指議故臺閣之上多有糾劾之舉而輕則止於問備重亦無過於請遞非有貪婪麁鄙之行則未嘗加以罷削之律豈不以冡宰國之重臣事體自別於庶僚而然哉今也不然曾不明斥其某事之非而直以縱恣斷之及其引避之辭又復譏之於相規警責夫縱恣大罪也警責懲罰也名之以警責而擬之以大罪此豈論人公平之義哉假令翊之前後差除皆出於故舊儕比苟其才地固無可嫌如或不合則舉其人而論之可也不當泛言混說驅之於縱恣之科也近來朝著不幸論議相

笄翮之秉銓以來多排於臺閣之心因此轉輾磯激
發有今日之事觀其一落一避動相矛盾終不得直
指其事實而蹤跡淩侮無所不至惟以劾去爲快則
其何以厭服人心哉且其所論有若以翮爲素無才
望徒以形勢冒居是任者然翮自少以淸名之士遭
遇 三朝其所歷敭殆遍華貫試之內外具著名績
銓長之擬自是循次而向臣竊聽年少朝士之論皆
欲望顯之秉銓故其擬銓望至擧是事爲言曾未幾
何有此交象末世好惡之情誠不可知也至於閔光
益則翮嘗過臣言及淸白吏子孫訪問之難臣以先

韋訪問閔業事答之且言其子光益亦頗勤幹矣翊
日吾亦聞之而未見其人云久後光益果得部官若
使臣言爲其一助則臣之不能審察人物輕發言語
致誤銓官之罪當與其之同科矣有不敢掩覆并此自
列冀蒙嚴譴以謝物議臣無任屏營惶媿之至

辭廩兼陳所懷劄

伏以臣食浮拖究自取危疾曠廢職事已涉數月不
敢請廩法例當然不謂該曹上煩 天聽以至自官
輸致臣誠惶愧益無所措伏乞 聖上亟命遞罷臣
職回收廩給以安私分不勝幸甚且臣昨陳臺臣處

勍之乖謬蓋爲其論議之不平也伏覩　聖明處分
之不平又不啻矯枉而過直夫豈始慮之所及哉臣
之一言不足以救臺閣乖激之習而適足以成　君
父過中之舉實無心顔可以自立　殿下旣惡臺臣
論議之不得其平至發於聲色而矯過之失又至於
此將何以服群下之心而使之取則哉今之言是非
者或謂之臺臣全無所失此則不然而臺臣論一事
執而觀其避辭所執以爲罪者主見各異互說相左
毋問其他只此足以知其非公共之論矣然其論議
之乖激其習已久非一朝之可平　聖上以至公之

心照臨於上察其是非公私而應之輕重深淺務求其至當之歸則在下之羣工孰不變動觀感於和平正大之化哉今以一時乖激之罪盡責於權錫恒等一二臣而欲望朝著之自靖恐非端本治源之道也區區所懷又復妄發惟 聖明裁省焉取進止

因臺官論劾張善冲引咎乞免劄 乙丑

伏以臣自少與前府使張善冲交游相善臣之待罪政府適當別薦自附於舉爾所知之義以其姓名應命善冲之爲承旨從臣有疏論其不可者臣又於筵席面陳善冲爲人可合此等除拜未見其爲不可若

其外祖之累云者當初事狀臣實未得其詳而只聞
其就獄自死從前論薦者不以此爲拘而 朝家之
調叙特優其弟亦以舊仕屢經字牧故臣不復審究
於其間矣昨者伏見諫院舉劾善冲之章辭意極嚴
至謂之不當置諸衣冠之列則其任之者亦當有咎
臣不勝慚駭冒昧自列乞蒙謬舉之罪抑臣竊覸臺
章大意以爲其父罪死其子只合杜門屛居自古爲
人臣子而遭不幸之變故者其所自處不可以一例
斷之若必稱讐於執法之論而不得立於本朝而後
爲可云爾則立議太激恐不可以爲訓於一世茲於

引罪之章偕率並陳罙增惶媿臣具劄將上之際又得諫臣疏本而見之其所罪狀善沖更加一節吁何其甚也興立之死旣不以逆律斷之故其姓孫亦以武科出身則人之視之 朝家之待之安得不異於李昌炫哉自 孝廟朝以來累入薦書特出六品渠自以爲不敢當而不卽拜命及至昨年迫於三召未免一出其心終有所不安力求外郡而去效擬前人變改操執俱非其本情也臣與善沖弱冠相從已至白頭其中所存槩可知矣要其爲人秉心平坦識慮忠實其所以爲進者有取乎此今以行已無狀得罪

名教被斥誠莫曉其故也臣既有朋友之分求之古義理難泯默不避嫌譏敢暴衷悃冀無任惶恐慚惡之至取進止

乞收進職加廩之 命劄二

伏以進職加廩之命出於常格之外臣誠感激繼以惶愧即當仰暴私義而亦以猥瀆爲懼欲俟賤疾少間一叩 天陛面陳衷悃今則諸僚皆已上章臣獨晏然含默視若分義所當得者亦甚不安不得不煩請文字尤不勝悚仄之至臣固未諳故事抑聞 宣
祖朝大臣之處於西樞者其數恒過五六而未嘗盡

置判事之列至於廩食一從職秩尤未嘗謂其已經高品而不計時任越序須給此二者累百年來未之變改意必有在臣等實不敢安於承受臣又嘗聞於傳有官盛任使之語乃知古昔待大臣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今樞府吏隸纔數人而大臣之置處者常多凡於公會無以接待其所虧損事體者不細 朝廷必欲示以優待之意則付職須廩一如舊例而稍待年豊從其見存之員各設吏隸一人使之迎導追隨略成貌樣似為兩得於時制古典而受之者亦安且榮矣更乞 聖上裁處焉取進止

請李仁徵勿寬遣劄

伏以臣伏聞禁府按治李仁徵已奏寬遣之當仁徵所爲甚悖雖置誣告之律死無所惜而第仁徵曾有捕告兇逆之功若使其時微仁徵其危疑迷亂貽禍國家何所不至也 聖朝懲惡之典雖嚴記功之念宜長惟 殿下深思而裁處焉臣曾忝相職數言金澳不可罪其事與此差殊其意則同也今疾病將死精神已錯不當妄論時事而旣有所懷不得不達臣無任惶愧隕越之至取進止

請 命尹宣擧門生爲師陳辨疏明示是非

劄 丁卯

伏以臣於病伏中略聞頃日 筵中大臣以故儒臣尹宣擧門生將有爲其師陳疏之擧請 命政院勿捧即蒙 允可以此其疏來呈而終不得 上徹云臣竊爲 聖朝惜此擧措也夫自近年以來士論乖張朝議橫潰隨事逐節轉相磯激此世道之所以日壞而有識之所爲深憂者也大臣慮其又因此疏而開端層生餘波漸漫不暇深思有此陳請而然以朝家事體言之則亟宜捧入其疏仰備 睿覽使是非曲直罔逃於 日月之明然後從而處分方可合

理不然則聽聞駭訝人情怫鬱必以壅閉言路爲言其意雖在於鎭定而反增其紛鬧恐無寧息之期也且聞其疏雖抑草本早已喧播於人臣亦得聞其一二句語則專攻奉朝賀臣宋時烈而其所醜詆至有不忍言者夫大老之於今日 聖上之所尊信一世之所矜式者爲如何而乃么麼小官輩公肆凌辱綴緝無忌豈不大可寒心哉惟以 朝命已下人皆忍默有若秘諱不敢發者然此豈 聖世明是非示勸懲之道哉臣於此不勝區區憂慮敢此猥陳所懷而久病神思昏錯不成說話惟 聖明垂察而量處焉

引咎乞免劄 戊辰

伏以臣曾於甲子年間待罪政府一日 筵席御席尹拯背師之罪不當復以待賢之禮待之蓋以拯自少受學於奉朝賀宋時烈情義不凡人所共知拯忽然投書於士友間訾議其師無所不至或云拯之父見斥於時烈爲子之道何可復全師弟之義無足恠也然拯父之見斥已久而拯於師弟之分固未嘗自異也乃於一朝私相毁辱於人無復顧忌其有傷於倫理豈不大哉籍令拯不欲復全師弟之義亦當有自處之道交承絶而先出惡聲有同鄉里鄙悖者所

爲曾謂一國之賢士乃若是乎以此臣決知其非賢者也末世事變無所不有苟或在上者於此而不爲之明示是非則其弊必至於風化斁敗而義理晦塞臣爲是之懼敢陳區區所懷矣今於數年之後耆老大臣入告忠劄惓惓以此事爲言而至謂之喪邦之根柢信乎人之所見若是其遼越也臣旣被人論斥理難自默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命遞臣職名以安私義不勝幸甚取進止

辭職陳戒劄

伏以臣身嬰奇疾一臥五年輾轉沉痼痿廢尫羸人

脚都絶作一僵屍當此 慈候久愆 上下憂遑之時竟不能一進於起居之班樞府次陞亦且有日而元無祗謝 恩命之望噫人生到此尚復何言瞻望宸極但有涕淚而已伏乞 聖明曲賜矜憐亟遞臣本兼職務俾得安意歸化不勝幸甚仍竊伏念臣受恩 四朝致位三事涓埃未報朝暮將盡區區憂愛之忱只願少須臾無死及見 殿下德化之成如聞朝政疵病 聖躬闕失未嘗不竭誠焉數思進愚戇之言少效匡救之義而只緣床褥吟喘無以構成文字緘封骨髓撫躬傷悼者蓋亦累年噫此豈臣之平

日所自期者哉居常痛恨雖所斥措近者伏聞 殿
下過辭於諸臣進對之語前後屢措天聰瞻聆其間
命令之失中辭氣之乖和有不可勝記而無非臣子
所不忍聞前史所罕見臣痛哀起坐咄咄嗟慨達宵
而不寐累日而忘食妄謂此而不言則是終爲忘
君負國之鬼而無以歸拜我 先王於地下茲敢經
營旬月僅成數行畧暴衷悃仰干斧鉞之誅惟 殿
下平心霽威少垂省察焉嗚呼 殿下之所嘗講明
者非大易之時義而 殿下之所嘗自勉者其一不在
於懲窒遷改耶夫人有七情最難制者惟怒也發於

其心忿懥而不得其正見諸行事躁暴而不能自禁
如但任己之偏私而不暇觀理之是非則其不至於
輿戎而召禍害身而凶國者幾希矣凡人尚然況人
君處崇高之位挾雷霆之威犯之者無不摧折觸之
者無不糜滅方其怒時惟其所欲而取快於意及至
羣心既離國事既去則雖欲悔之已無及矣豈不大
可懼哉是故聖人之怒可怒在彼而無與於己臣嘗
以堯舜之德期望於 殿下今乃不能懲一時之忿
而自損千乘之尊政令纔出萬目具仰而 殿下之
處分不惟不能的當而多出於顚錯王言一播四方

咸誦而 殿下之批教不惟不能和平而反淺於經
僞黨逐大臣譴斥言官朝著危怖氣象愁慘何 殿
下因一微事而大失中外之望重貽後世之譏至於
此耶嗚呼一部羲經三年勸講孜孜用工不爲不久
而至于今日還有此無前之過舉則其無研究體驗
之實槩可見矣程子曰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
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今 殿下之不觀象取則
於山澤之訓不但爲不曾讀而已況復自任聖智傲
視臣隣之病又從而潛滋暗長月益歲深其所以背
經傳之旨而犯聖賢之戒者有不暇一二計 殿下

所嘗典學明理之功果安在哉諸臣之被譴固不足惜竊恐國人有以窺　殿下之淺深也使諸臣誠有其罪　殿下只宜以其罪罪之而已其有未曉　聖意者亦宜開示誨諭要使情意流通人心悅服何必輕加僇辱大煩聲色而後方可以立威而施令哉古者人臣事君至以父子間人所難言者言之言之者不拘其燕聽之者不疑其心此所以謂上下能相親也今諸臣職在輔相密勿前席為宗戚發先事之戒者有何可疑之心而　天怒暴震欲置之誣告之律臣誠愚迷莫知其何故也夫誣搆匹夫之微而於渠

誠有大利苟不至於病風喪心則猶必不肯況其徒結怨於宗戚而重得罪於 殿下不待智者而人皆可知則諸臣獨以何心敢爲此不祥之事哉其意只在於忠 殿下也憂國家也實非有一毫嫌怒於宗戚而擠之於不測之地以傷 殿下親睦之德也設令言多妄率不能愼擇在 殿下聽納之道亦當假以顏色使之畢辭於前而徐究其本情之所在洞察其旨意之所歸溫然酬答明示可否則情志相孚堂陛無壅不愧於唐虞吁咈之盛矣顧乃不究其本情不察其旨意直加以榜棘之典而猶以爲失於太寬

臣不敢知 殿下其欲以是而鎭浮囂振紀綱耶夫所謂鎭浮囂振紀綱不在於盛氣重法而在於人主一心之正今 殿下偏係之私着在 聖心日間所爲無非出於激惱億逆則以此而施於下賤其身可誅而其心不服而况於大臣之非其罪者乎威命之下羣臣之惴慄震懾者秪足爲觖望解體之歸則是求以鎭之而反益其擾求以振之而反益其壞臣恐殿下於此不免千慮之一失也噫諸臣之進言豈無他時而乃於 東朝違豫之日紛然而雜陳以致玉候益增其煩惱宗戚不安於侍藥此則諸臣誠不

得辭其責矣然向使 殿下聽之平恕而不以疑怒待之處之安詳而不以威令隨之則必不至此亦殿下之所宜自反處也 殿下急於求治銳於用人如臣等輩亦皆猥躡於政事之堂其平常不能格王正事而見敬禮於 君父者固臣等之所自取而一朝嫚罵詬詈無異徒隸其爲 聖德之累亦豈淺尠哉至於朴世采則幾年招徠思想如渴片言不契擯斥若遺其所叱責而困辱者殆無餘地羣情之駭惑國體之傷損已不可言而 殿下尊儒敬賢之禮因此而盡歸虛談風人不承權輿之刺猶是歇後語耳

乃使遠邇聽聞不暇論其出處語默之節而皆謂禮
召之儒賢以言獲罪而去是　殿下一失於處置而
歸人以好題目自占其不避矣孟子行王政之效則
曰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朝其言不好善之害則
曰訑訑之聲音顔色拒人於千里之外　殿下之於
世采待之之不以誠若是退之之不以禮若是臣恐
後雖有懷才抱道者必將以世采爲戒而裹足結舌
義不自辱莫有肯願立於　殿下之朝矣臣於此益
惜　聖教之駟猶不及也噫以　殿下之聖明豈不
辨此特爲怒所使而不自覺耳若於日後事過之後

清朝靜夜之中黙黙而猛省改圖而易慮則其必有惕然疚心而不勝其悔懊者矣人孰無過改而益光日月之食更則皆仰深願　殿下戒迷復之凶體雷雨之解日昨傳旨之不當於理者雖因大臣之所達畧賜則改而其大段未安處猶不爲不多申命政院一併交去之然後收回行遣之臣而牽復舊秩悔謝草野之士而益致誠禮又必頻開法筵勉晝日三接之勤體之身心加不遷不貳之工則其爲　君德之幸　國家之福無大於此而泰之拔茅彙征包荒朋亡之道只在於一轉移之間矣臣愚衷耿耿不能自

已敢昧萬死畧陳後時之言而精神昏錯不成倫次
文詞猥拙有欠裁擬其不能上槩於 聖心審矣然
芻蕘之說可備聖人之擇巨鍾之撞或借寸莛之力
萬一 殿下因此而有所覺悟觸類而長之懲前而
毖後則其於治心進學之方未必無少補而今日一
事不翅如雲收而霧捲矣垂死微臣竊有望於斯焉
臣不勝惶懼屏營激切祈願之至取進止荅曰省卿剴辭不覺驚惑也噫秉忿揑無以爲藉捌陷害之計者自是無狀小人之態予雖不敏決不忍放此况人君之於大臣本無憾怨何必以無謂有憾之重律而後快於心乎伊時九萬等癸丑首尾語脉節節危險令人不覺驚心從古以來身爲大臣心術之回邪未有如此人則罪止栫棘寔從寬典也今玆滿紙

辭說專出於偏係不平之意而至請亦復舊秩盖致誠禮有若今無瑕疵皆然實未晚其意之所在也卿其勿辭焉

啓辭

執義自劾啓 戊戌

臣以罪累之蹤不敢猥當採訪之任露章祈免其所陳述皆有義據而未蒙 恩俞繼有 召旨受命將出臣更念職責雖重實有驅馳之勞其在微分亦不敢辭冒昧祗承竣事而歸採之古義有不免乎略大節而循小文內省惶恧師言可畏至如前後忝叨之職乃是兩司之亞地分尤華責任尤重其在平日亦

難承當矧今釁埶莫掩譴罰是俟其何敢出氣發言
上匡 君德下糾官邪乎縱使臣日進讜議正論其
可以取信於 上下而得免於羣情哉此正古人所
謂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又臣於受命之日職在
臺諫不得與諸臣同入政院則 封書傳授之際似
當承旨奉行一如臺啓傳批之儀如或中使直傳則
亦必有史官同參之舉而俱皆闕焉至以諫官獨與
中使私相授受於臺廳之上自覺於義不安倉卒臨
行不得爭辨臣之墜失臺閣體面大矣又臣曾忝講
官時因事發端請毁金彭嶺鄭介清等院祠其後得

聞 成命旣下而行於彭嶺寢於介淸中間擱置至
於數月之久臣嘗數歎以爲無論事之是非 筵中
面命亦且如是則國綱之頹弛終不可振也今聞尹
善道陳疏仰救介淸而攻斥請罷之論云介淸之事
國人之所共言善道之疏本出於恚恨自己之不售
於朝借此恐喝之言傅引他事故爲助已之資其心
所在斷可知矣固不足與之相較而但因此遂起鬧
端以致諸臣展轉不安若究首發介淸之論者臣實
其人也臣之所失前後非一有不可晏然於臺閣而
復命之日適當淸齋不敢以自劾之事徑有煩瀆姑

待來日矣今旣承召諧闕則有不可默然而退者乃敢自列請命鐫削臣職

執義自劾啓

臣自忝憲職自知其不堪又其累蹤有不敢復玷通列者備陳情實援義自劾而其所謂縱使臣日進讜議正論其可取信於 上下云者誠是自量眞切之語也 聖批溫諄特紆異數臣非木石寧不知感頒省微分猶不敢冒承寵榮蟄伏數日罔知容措意外擗坪大君之喪出於此際蒼黃 動駕爲禮臨至再亘傺感動奔走率職其在人臣之義疑若不敢偃然在

家故冒昧而出從後待列一日在職則當盡其言責
以禮節之差失有司之失職論請於臨變之際爭執
所據俱是古聖之制時王之儀屬章之不可已者也
非以臆見妄爲主張於其間也至如承旨請推之舉
初不知留落中門之教而不能爭之於前及聞稟請
之事始知左右之闕儀實有關於大體者據禮相規
欲存事體此臣等實仰者 聖上行近古曠廢之禮
下懼羣臣不能遵禮舉職以體 聖上之至意援此
相爭以盡職責而已豈是彰 君上之失而有一毫
移責操切之爲也 聖教至嚴罪名亦大撫躬震惕

罔知所出席藁私室唯俟嚴誅諫官請寢召命又降
臣誠惶惑失措終不敢越分徑進以益罪戾不意
聖度天覆曲加容貸勿罷之命又出格外仰戴異渥
尤增惶蹙第以所負之罪旣在法而難赦應罷之官
有不可以苟冒請命鐫削臣職仍治前後之罪抑臣
雖在俟罪之中事有不可不辨者請略陳之臣聞禮
曰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
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先儒釋
之曰宗廟之禮雖鬼神之大不可得以亂之朝廷之
禮雖君上之尊不可得以踰之巫掌鬼神之事史掌

典謨之事卜筮以吉凶諫矇瞍以歌誦諫人君一人之身而前後左右挾而維之者如此雖欲斯須自放不可得此王道之所以爲大禮義之所以四達也今此巫祝臨喪之禮見於六典出於記禮載於　國朝五禮儀雖不知先聖制作禮意之所在而先聖之所制後王之所守　國朝之所取以爲典法其在今日之道　君臣上下固當敬守尊行之不暇此所以敬天地畏聖人尊　祖典嚴朝廷之道固不當以私意度料損益而議其行止也春秋魯襄公之於楚王之喪亦行巫祓之舉雖是因事而發亦古者通行之禮

也人君之於臣也臨生者則執戟以備非常死則加大桃茢以禦不祥蓋所以極幽明之道也所謂巫者本居王前而周有司巫之官則該曹之差定諸人者官員臣僚未見其甚誤也 殿下之備儀而後入者無損於臨喪哀戚之實而有關至尊備物之大體有司之不能執禮者有缺於人臣事上之道其間所字豈云小哉自古有國以來豈有人君入其臣之家獨與宦官數人臨其喪而中門爲阻左右諸臣亦不知其君之動靜爲何所與處者爲誰也耶 殿下縱出於至情而不自覺其爲虧損朝廷體面則固已大矣

承旨近密之臣不能爭執於承命之時又有此稟請之事其爲失職也亦云甚矣臣等又是執法之官而不能隨事糾察俾 聖上率禮之舉不能盡善盡美而出於無過之地臣等之罪又難以自解矣伏乞
聖上平心加察以爲後事之戒更治臣等失職之罪以爲人臣昧於禮法者之戒焉

臺閣處置啓

國家置臺閣之官選一時之才以畀耳目之責以開諫諍之路旣許風聞又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縱有薄責未嘗輕折盖臺官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

必皆是而然自歷代以來必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意實有在豈徒然哉如或其間遴選不精實有冒雜之弊一如大臣之言則總察百官乃宰相職亢宜鑑貴銓官黜否汰冗豈宜混說泛稱使居臺閣之官者皆懷不安而秖足以啓　人主輕臺諫之心其流之弊終至於不信耳目自塗聰明則當此之時孰執其咎臣未知也初既出於泛稱則其在臺官有何所嫌執法之論只循公議則獨立異見所失在彼措語曲折雖欠詳盡欲矯民弊大意固好不可以此輕遞言官請從命出仕

百官庭請　神德王后祔廟啓辭己酉

臣等　祔廟之論實出於天理人情之不可已者一日不得請則便是臣民不盡分處仰惟　聖上追遠之孝允豈有其極哉然而屢日持難不卽允許者抑獨何哉昨承　聖批以愼重爲教玆事實大宜　殿下之愼重而第未知所愼重者在於何事耶臣等謹按實錄文字則　太宗大王所以事　神德王后者何嘗有一毫未盡之道乎特以廷臣謬議不能無疑於並祔之禮日遠歲久漸至墜廢而不能擧耳其後朝廷遵用朱子定論　太廟之並祔兩妃已成典禮

則迄今因循久廢豈得安於臣民之心哉當初 太
宗之持難固在於議禮未定之前則不可謂 聖德
之失今日 殿下之愼重反出於典禮已成之後則
其可謂繼述之善乎 宗廟者 太祖之宗廟而
太宗之所敬承者也 太祖所以眷禮 神德者何
如太宗所以致孝 神德者亦何如而今日 躋祔
之請果不合於 二聖當日之心乎舉國臣民一辭
同請而 殿下猶且曰愼重者豈 殿下未盡明知
二聖之心而尚不無疑難於其間耶然 殿下旣以
已知啓辭之意爲諭則是乎 殿下自逭處也更何

愼重之有斯禮一擧可以光祖宗垂後世而寳大子所謂聖人之達孝也伏願聖上更加三思亟賜一俞

書啓

寧陵奉審復命後書啓 辛酉

出使復命者如聞民獘啓達乃是法典而臣今奉命而行轉往鄉里沿路聞見不無民獘之可言民情之可採者雖涉微細謹此條列以聞

今年兩麥不實纔及登塲已無餘食村閭之間饑火若干居五六折向之民皆請移轉南漢軍餉以為救

穀未熟前濟活之資請令廟堂議處

驪州戊午條稅太二百七十石因其時飢荒捧留本州逐歲糶糴矣今有戶曹上納之令而民間豆太絶乏雨後根耕無以播種齊訴仍留分糶臣敢以便宜分付本州從民願俵給待秋還捧上納請令戶曹依此施行

驪州　兩陵守護軍及他士民等新設社倉於　陵底村里其所收合本穀數少願得某樣穀數百石以爲存本取息之資待子母相當還納本數一如事目云請令賑恤廳議處

湖西殘邑中闕漏遞傳之役無他差遣之人抄出騎兵中已老除及不入束伍者作隊輪定其間侵漁之弊不止一二欲聞報恩等邑收合皮穀於五統設爲一廳存本取息雇人遞送民甚便之云請令該廳查問本道別爲料理或劃給官穀或量數收聚於主統以之雇遞如報恩之爲亦令兵曹禁斷騎兵輪傳之弊

在前各邑軍器中鳥銃數少故束伍之自備銃者許除軍保本役矣今則官銃已多束伍之自備者創造類多不精而一納之後永除本役誠爲過優除已往

備納者外此後寢罷備餞除俸之令似合事宜請令該曹議處

驪州士民七十餘人齊訴州居老人黃後憲年今八十朴大榮年今八十四已蒙優老之典而後憲等俱是學生未經四品之職雖在耆耋之年法不當加資又言後憲積粟致富自庚辛以來每當凶歲分救飢餓雖有不得還報者亦不責償有時減價出市不欲乘時賭利以此旁鄰數邑之民賴以生活不啻千百後憲之貸穀濟飢遠近之所共知考諸前代賀富勸分之道宜有褒奬激勵之擧請令賑恤廳議處

獻議

自已婢妾子無贖身從良議 庚申

臣取考法典贖身條則大小員人娶公私婢爲妻妾者之子女其父告掌隷院覈實録案移文兵曹許補充隊年滿十六不告官者告狀從過三年不受立案者付立宗後不立從者許人陳告還賤其註又曰自已婢妻婢所生外皆贖身又曰娶妾婢所生依妻婢所生例無贖身從良又曰他人婢作妾所生買爲已奴者依自已婢妾産例屬補充隊以此觀之自已婢妻婢妾婢所産皆得無贖身從良者蓋以父子之間

情理自當如是而必待告官屬補充隊然後方可以良人施行故其有不屬補充隊者則許人陳告還賤法意所在可謂嚴且密矣又按嘉靖三年三月十七日受敎有骨肉相殘不得使喚之文本不載於法典凡決訟之際每爲屬公甚爲未便然同生四寸相爲使喚固妨人倫其身尚在賤籍則不可以同生四寸之不能使喚遽爲免賤爲良但於經濟六典續集曰祖父婢妾所生亦是同氣不可身以奴婢例役使云同生四寸雖不可使喚至於五六寸則親屬漸遠使喚固無不可而官吏昧於相殘之說言每爲屬公一

則奪人之奴婢一則以賤為良皆為不可依放役奴婢例自五寸則役使似為便當以此觀之則自己婢妾所產不屬補充隊者自五六寸以後朝家許其役使明有受教遵行之外更無容議而第念遐遠愚氓不知法文徒知有無贖從良之例投入良役往往冒赴科場雖或有陳告起訟者而為官吏者亦不明知法制輒皆論以骨肉相殘不但負訟而已間或置之重罪令此端川私奴仲生之三度見屈亦以此也如使無案之類從令一切依法還賤則已往屢訟見屈者必有紛紜更起之弊亦不可不慮臣之愚見更宜

中明法意曉諭八方從前未出補充隊帖文者必趂
今歲之內盡爲呈官受出自明年正月初一日以後
如有以此相訟者一從受教輒令還賤任其本主之
役使則廢法復行爭端可息救弊之道恐無出於此
者臣於法理素不講解敢陳聽見伏惟 上裁

鄭介清郭詩金彭齡祠院毁撤議

往在丁酉年間臣忝叨講官其時有以疊立書院並
皆撤毁爲言者臣與儕僚劄陳書院疊設之弊只宜
立禁於方來不當追毁其已成且於講席繼陳 仁
祖朝有鄭介清郭詩金彭齡祠院毁撤之命而至今

仍存云如此之類則不可不速撤矣 孝廟大王
拾 朝命為䟦仍問三人行術於贊善宋浚吉浚吉
歷舉其師先正臣金長生陳疏之由與儒疏請撤之
實 孝廟再三下詢顧謂承旨曰此係後考宜詳記
之卽命分付道臣毁撤三人祠院後馳啓矣逮至
聖上嗣位之初相臣禮官擅請 兩朝已行之命令
沒其事實但稱浚誣至請復設其意所在有不可測
臣愚以為當此更化之日雖無湖南先輩儒籍相非
之事固宜搢揚 兩朝成命還撤鄭介清郭詩全等
齡等祠院以彰諸臣毁 上之罪俾正兩湖紛拏之

習其在懲勵之道似不可已伏惟 上裁

朴光玉金德齡祠宇 賜額請

金德齡之被禍已近百年而至今聞其風者雖頑懦皆究之不但南中人士感慨而已蓋其忠勇之節足以興起來後而受禍之酷實亦由於忠勇之出世國人之比之於宋之岳飛者莫非追惜而甚悲之辭也曾在 先朝特贈兵曹參議庶可慰其泉壤之魂而摩情冤痛之極者猶以為未足以盡贖其慘毒之禍崇奬其精忠之節矣朴光玉則自少修飭未老退歸先輩惟許從此尊慕臨死倡義為國禦寇究其心本

非直爲一鄕之善士俎豆之未識非太備仍竊伏念
壬辰之亂 宣廟中興之業實有賴於湖南忠義之
士 聖祖培養之效尤有光於殉烈者也今因金德
齡神光王等並享之祠增其職秩錫以扁額畢
朝未遑之典慰一路久鬱之望允合褒勸之道伏惟
上裁

沈彦光追復官爵議

沈彦光引入金安老其所以誤國事禍士林者大矣
惟其所關者重故當時記錄頗詳竊究其本心則初
出於收拾士類羽翼 春宮元非助奸黨邪之計安

老伏法之後執跡以論之固難免引入之罪而到今百餘年其骨已朽是非亦定追還職牒以白其本心恐合於原情推恕之道伏惟 上裁

大王大妃殿服制議

臣於禮學素所昧昧至於帝王之禮尤不得以知之第聞朱子家禮之文有曰嫡孫及曾玄孫之當爲後者之婦爲小功其姑在則否又曰嫡孫父卒爲祖母若曾高祖母承重者齊衰其婦從服以此推之曾祖母爲曾孫婦當爲後者亦服小功今 大行王妃之於 大王大妃殿當以己承重論不可與當爲後其

姑在者比而同之且服制有相須之義曾孫爲承重者曾
者爲曾祖母齊衰則曾祖母之於承重曾孫亦有
無服似非情理之所安請令禮官廣詢於知禮之人
俾無未盡之悔恐合致愼之道伏惟 上裁

國恤時追後承訃諸臣成服差退議

臣於昨日已以臣民成服從擧哀日退行於初二日
之意仰陳於獻議之中矣今見儒臣劄本似未詳其
間曲折之致不得不略陳 大行大妃昇遐之時在
於二十六日初更急遽之際並不能經爲一番奠望之
議再三詳察至四更後始行復禮擧哀至於在家者

臣則冀盡俟曉承計來會必欲從之先爲成服後爲
未滿六日之限臣實未知禮意果如此否也五禮儀
葬後設奠朝夕上食如常儀則成殯之後固宜未
及成服廢闕殷奠云者尤所未曉信斯言也凡豈如
有葬喪未及成服於定限者則雖旣殯之後皆當廢
殷奠耶臣之孤陋之見不敢自信伏惟 上裁。

大行王妃喪　大殿服制當用杖朞議

禮云爲妻父母在不杖家禮附註亦云父母在則爲
妻不杖而儀禮註說又有適子父没爲妻杖朞之文
兩說似不無逕庭而然亦各有其旨蓋適子妻死而

父母俱存則父主其喪故其夫不杖若父沒母存則
母不得主喪故其子可以杖也參考禮意明白可據
如此似無難斷之事且有 仁祖朝已行之禮今此
大行王妃之喪自 上制服之節恐無容他議竊見
如是伏惟 上裁

婢夫奸家長妻者殺罪輕重議辛酉

我國奴婢之法名分已定一如綱常而至於婢夫則
俗稱如奴其中居在籬下依仰服役實有無間於己
奴者矣今因淫奸之變若議之以律無明文或施以
次律或置而不問則防禁不嚴將來意外之變必無

所不至矣聖人制刑本欲禁非而敎導之意亦在其中況國俗民風千里不同則因俗立法無非敎也如但膠守 大明之律不問我國之俗而輕縱犯主之罪則恐失制刑之本意也或有以人之殺婢夫償命為疑者而國家用法各有攸當若無償命之律婢夫之見殺者必至於相隨續若弛詬奸之律犯主之大惡必至於無所忌臣愚以為婢夫奸家長妻者雖不可與奴同斷宜從雇工之律比論酌處伏惟 上裁

李有吉旋贈議

戊午深河之役宣川府使金應河為國殉節其所以

為我東之光而得有辭於天下後世者比他死義之人尤有大焉應河是其時左營之將其管下同時同死之人亦必有可傳於後者而時當昏朝賊臣擅國不能盡爲之表章以至湮沒而無聞則可勝惜哉今因正言李彦綱陳疏取考故相臣李廷龜文集則永柔縣令李有吉實與應河同時捨命其取義之節無愧於巡遠之並美者較然矣雖其歲月既久事蹟難詳而只此哀辭一篇可以昭揭千古顯忠褒死豈可以不擧於前而有靳於後合施旌贈之典以示追愍之意伏惟 上裁

金元亮伸寃議

金元亮之寃死人多言之而間或有其罪應死之論蓋於逆适未及稱兵之前先有上變書适子栴被逮而元亮力言适之必不反及适之叛人多致疑賊臣自點因嫌構捏竟至於死臣嘗聞故判書張善澂之言則曰先人每稱其寃死今領府事宋時烈亦謂先師嘗言金元亮之事論其跡則難免而究其心則甚寃善澂之稱先人者乃新豐府院君張維也宋時烈之謂先師者乃先正臣文元公金長生也兩臣之於元亮有師生朋交之義必能詳知其平日心事苟有

從逆之跡豈有追偽覈究之理乎 則居初年自明
仲雲而賊積之追論罷收於十年之後者未晩其說
然以其所爲屈仲之者言之仲之者兩臣之外故相
臣李時白元斗杓李厚源也屈之者初由於自點而
終成於賊積執此兩端而可以決矣其實死刺血記
膽本尙行於世倘蒙宣索而睿察則庶可盡燭其情
末矣臣以爲宜從公共之論復施滌蕩之恩實合伸
枉之典伏惟 上裁

朴尙衷謚奏議

朴尙衷乃麗末名臣麗史列傳亟稱其忠孝文學一

時主望至與鄭夢周並推見史氏純元小記者亦多
辛禑初年金義殺 天朝使臣乃在于胡元之道謀
在交訴臣遂與事北之議尚寺上書力諫夫言之
亦推臣實國同惡之罪同是遇而終兆其罪于天
帝卑然可見使者果奇周推尤初布侍而首其功不
夢龍於夢周矣其子孫遊世宗時已卒我朝之贈今
宜崔表賜謚立祠以示崇報之意其人亦祿之典伏
惟 上裁
明川良女莫今然而抗非議
北關民俗生子不以為生往往有之並出於生者古有

仁能蕃育之[illegible]外[illegible]年間[illegible]天[illegible]本道[illegible]遵承
明令行會列邑凡窮殘之民有[illegible]之歸難於養育
者一一報知本官載之簿錄計斛給料俾知朝家惠
養生息之德意且令救活其目前飢餓之急略有施
行節目歲月乍久不能遵記今此明川地謀殺赤子
之變實是人理之所無宜　聖上之發惻深惡欲加
極罪以懲頑俗而為求其本亦甚可矜自上化下之
道宜先厚生遷善使得復其本性[illegible]以成習彼方冥頑
然無知禽獸不若而欲以法正之則恐徒罪於本律
而無益於懲勵也況其殺戮之子幸不至死尤不當

用刑於常制之外姑以示意懲而施罪仍令道臣盡心咨訪究得救俗之宜分明立制以之曉諭吏民永久遵行期於變革惡習俾合教化之本伏惟 上裁

宋象賢鄭撥褒贈議

壬辰倭寇之犯境釜山僉使鄭撥守城死戰義勇之多矣盡力竭中丸而死賊遂進陷東萊府使宋象賢又死之兩人忠義之節至今炳炳照人耳目若倭差之往來我國者亦皆不服稱說時朝廷節命明象賢以吏曹判書撥以兵曹判書錄用其子孫[illegible]江[illegible]祠之[illegible]至今東萊[illegible]兩節之地而[illegible]

於南徼極邊歲月旣久故老無存者不知襃贈已行
又有此請今若因是而特命加贈兩臣則尤可以激
勵邊上之士氣矣且象賢後孫得蒙錄用方在仕版
而擢之後孫尙有數人其中亦不無可合調用者獨
不免淹滯不振仍使銓曹一體收用似合襃勸之道
伏惟 上裁

李時白宋浚吉 廟庭追配議

惟我 孝宗大王盛德大業浚世難忘而歲月愈久
追攀莫及則又欲以當時一德之臣追配乎 廟庭
用伸其思慕之誠有此陳章之舉豈非衛詩所謂終

不可諼者耶臣竊伏念　孝廟卽阼之初有若先正
臣金尙憲金集等首被登庸儒賢宋浚吉等一二臣
相繼禮招眷遇之隆魚水之契逈出千古至其末年
與共國事將大有爲其所以成十載之文治亦有辭
於來世者亦莫非啓沃贊襄匡始克終之致及其已
死之後論其追報之典則古人所謂一體君臣祭祀
同者其不在斯與玆於禮陵躋祔之時乃以金尙憲
金集從享　廟庭實出於羣情之所同允衆論之無
異辭也至於李時白忠信之行廉白之操一世之所
共推服可謂盛際之純臣今者李東溟之並擧而爲

言者亦以此也第念祀典至重而追配之擧又非常有事體尤重攷之 國朝故事雖以李恒福之元功大節文章事業猶不得追入於 宣廟配享之列據此言之則不惟時白之當配有難容議雖如浚吉之追享亦難以一人之言而輕擧於今日也然臣蒙陋之見不敢自信惟在 聖上博訪加擇伏惟 上裁

倭隷殺人代殺議

禮曰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釋之者曰悼者幼而知未及雖或有罪情不出於故故不可刑律曰十歲以下犯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

取旨上裁盖律文之意殺人者應死不敢以悍而輕
貸必稟旨而取裁也今此俊傑毆打虎良以致虎良
死於三日之内屍帳實因明白渠雖九歲穉兒於律
固難免殺人之罪則刑官之議擬奏聞儘合法理
聖上憐其幼而情不出於故不忍斷之以法特發矜
惻之教者亦出於禮經悼不加刑之意臣於此無容
更議抑臣竊念近日閭巷之間稚少之兒因其鬪閧
往往至於殺傷無非其父兄不能教戒之致今若因
此立法十歲以下因鬪殺傷之類雖得免死必因治
其父兄重施笞杖俾有懲戒禁飭則其於革化民俗

之道不無少益伏惟 上裁

永昭殿及 翼陵祥後哭禮停廢議

臣素昧禮學重以疾病昏瞀莫知所對第惟今日喪制一遵古經國典練祥與禫以第變除則禫後几筵儀節自當從吉恐無可疑惟此朝夕上食不忌遽輟於再朞之內者雖有已行之例於古實無可稽又因上食仍存舉哀之節則終爲吉凶相雜之歸諸大臣所獻議者似乎得宜無容別見伏惟 上裁

五賢從祀節目講定議

聖廟躋陞斯文盛典而係是稀濶之舉儀節之間未

有可據明文則惟在禮官依倣古制之損進者爲之
參酌裁定耳我朝二賢似宜略倣 宗廟從享之儀
先爲賜祭頒教於其家以告將陞之意造位版題位
版權安等節皆當在於泮宮宋朝三賢亦倣書院奉
安之儀先爲造位版題位版權安之後設祭具祝以
告將陞之意及其隣陞之日告由於先聖而分配於
兩廡仍行酌禮而並享之則恐或不至於大悖權安
時別爲告由分配時兩廡新舊位告由等節俱無所
據凡平日廟中有事告由之禮只行於聖廟不行於
兩廡雖以士夫家常行朱子所定四禮言之大小號

告由無幷行於祔位者且此禮與人家題主設祭以
安之者其義自不同以此數者推之亦可知不當剔
告於兩廟與權安之時也然皆出於淺見臆料欲望
下詢知禮之人且命儒臣博考與禮熟講而後行之
可無疎謬違失之譏伏惟　上裁

永昭殿禫後用樂議

五禮儀內喪　五月禫後用樂乃禮之常而今之
上食仍行　山陵祭奠皆出於權宜之制遵常而不
能盡廢乎權古亦有之因權而反以致疑於常恐無
是理況　山陵與　魂殿事體情禮亦自不同守待

之官不卽從吉旣由於此則儀節之有異似不至大妨矣惟 上裁

恭請大王追上廟號後位版改題議

朱子家禮所載神主改題之節非一而皆出於尊禮之所當然儀文之不可已者則此雖爲士夫而設亦可推而上之於帝王之家矣然臣竊攷邦禮喪制享天之後有迎謚焚黃之事乃受賜 皇朝儀文盡備者而獨不言改題之節豈或有待於練時抑或有疎漏而然耶至於 列聖位版與祝辭不同者亦多爲以爲事體重難而不敢改題則恐於義理有所未安

也臣以昧識有難妄議於所不知之典禮亦以禮有
從賤之義論之果于所定士夫之禮似可通行也且
臣伏聞 列聖位版中亦或有字畫甚不明處云此
又不安之大者宜有變通之道玆因下詢幷陳所懷
伏惟 上裁

文廟從享位次釐正議 壬戌

領府事宋時烈疏中所陳數款乃是斯文大議論又
其引以爲據者皆出於大賢名儒之定論素所裁量
於心上欲爲千古之斷案則如臣謏淺寡陋何敢容
喙於其間至於先正臣金長生道德之懿淵源之正

爲一世所宗仰而其學尤深於禮書其所訓釋著述大有補於世敎實我東之前所未有也請與先儒黃榦同陞于從享者豈非翼經化俗之功不可不報而然耶臣於宋時烈有師友之義凡其平日論議未嘗不敬信則況於斯文重事豈有異同於其間哉然念該事重大不可驟加裁定必須博詢細講可無未盡之悔伏惟 上裁

文廟從享位次釐正更議

臣以蒙騃蔑無自得之見略陳所懷於前日 獻議之中矣今承再詢之命尤不知所以爲對仍竊伏念聖

廟祀典斷文公出來非所得以少而希聞焉一則祈亦
垂示於後代不可不講處而以慎今者論以名義之
正則在大聖以下位嚴設過乃是第一件事最宜先
究言其崇報之典則周程張邵朱子六賢陸祀
內並從少後至於諸儒之議祀或則則領議設今之
恒之議有者先輩之定論亦幾得中若夫楊時之言
齋象子之斥言雖非一二而其祭延平之文有曰道
喪千載而程勤與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
則與俱有覺其徒堂門以起惟時羅豫章傳得其宗一
簞一瓢凜然高風云爾則亦未嘗不以淵源之有自

儒學之有功詳之矣今因多士之請許令從享已有
成命恐無傷於從周之義也羅從彥比楊似未較著
姑俟他日更加商量亦不害其愼重也許衡既有矣
身之謗餘無足言第其平生尊尚朱子不沸詮且
其論著有補世教者亦自不少若與吳澄一時並論
則彼此不倫似不無斟酌之道矣蔡黃翼經之功初
無異同而未及並擧實所謂有不遑者今日之追享
更何疑我東禮學之精熟至于金長生無復遺議
有古從享之禮多推翼經之時以其書見其體可
以知其人矣陞聖廟俎豆之列[illegible]

僭越無可採擇伏惟 上裁

祈穀祭設行議 癸亥

祈穀上帝固非我國所可得行而祈年四祖似宜引用而不悖爲民禱祝實合於懇迫之至無不用極之意伏惟 上裁

何蕃陳東歐陽澈立祠及同祀之人議

自前代沿而下之行誼之可褒者何限而 聖上之所取獨在於太學生自近世溯而上之太學生可取者亦何限而 聖上之所相感獨在於何蕃等三人至命立祠於太學之傍者實爲激勵多士之地而猶

不欲獨斷復詢臣等以可合同祀之人臣之愚意以
爲斯舉甚盛入祠之人雖不必少亦不必多立祀之
後倡導風動之餘必有士論之所尊尚齊起而繼請
者係俟他日姑勿並舉似合愼重之道伏惟 上裁

領府事宋時烈致仕後仍給本秩常祿議

元老大臣係國家輕重法不當許令休致而 聖上
之勉從其情[illegible] 旨蓋出於惻恤優禮不欲强迫之盛
心則亦當須之以領中樞本秩常祿以示朝家尊養
優待之意似不宜循用法典常行之禮而事係特恩
自下不敢擅議伏惟 上裁

領府事宋時烈致仕後月致廩粟議 二

法典所謂堂上官云者堂上以上致仕者而且無區別大臣之事該曹之援據月致酒肉之例蓋出於此而元老大臣之致仕事體自別誠如聖教不可以常例爲拘酒肉之外月致廩粟則尤有光於禮賢養老之道伏惟 上裁

朴長遠李惕然孝行褒奬議

朴長遠謙恭之德孝悌之行實爲朝紳之所共歎服蓋其一生謹飭操履有法事親盡誠能養其志古人所謂不敢有其身者殆庶幾焉曾在 先朝亦嘗嘉

獎累加恩典今宜旌表其門閭以示追褒之意且聞其臨死誡子孫勿請謚似亦出於執謙之心而位躋家宰既是格式之所當得則仍命太常議定其謚亦合優禮之道李暢然則臣雖及見其人敬其高年而猶不能盡得其平生然其善事父母致孝感之異友愛諸弟有湛樂之歡則臣亦稔聞追想其敦孚之風有可以警薄俗者逮事　累朝官至三品亦宜特許加秩贈職以彰孝理之化伏惟　上裁

式年講經變通議甲子

大比得人之難講經無實之弊誠如諸臣所陳達者

不可無變改之舉臣曾忝國子之任請設通讀之規欲以講論文義且廣解類轉成取重生書之談而行之數年未見效益終歸於爲經生開一倖門矣今若略倣朱子之議改定講法則似可矯救此弊漸見實效而 祖宗朝所制三百年遵行取人之法恐不可輕易變改也抑臣聞之講經舊規專以正文爲主故應講得分者多及其會試製述生畫幾乎參半近年則不問文義通曉與否有能多誦註釋輒與通籤此其所以爲弊之源也從今更令申明舊規使應講諸生先誦正文音釋不差則考官逐字問其音意所對

不失先儒註解本意又能通誦一章首尾則雖不能
多誦註釋並許粗略之籤使得第其立落於會試製
述又於殿試姑出其未成篇及全不成文理者使之
殿試於來式年必待粗成篇樣後始許賜第則雖不
大加變通自可漸復 祖宗朝故事通經之士皆能
製述矣伏惟 上裁

大王大妃殿周甲上徽號議 丙寅

臣謹按宋史以憲聖皇太后壽七十孝宗皇帝行慶
壽禮後三年又上尊號今此 下詢嘗以此爲據其
在臣民歡祝之誠夫誰曰不可而第念徽號之上旣

是上世之所未有我　祖宗朝亦莫之行當此播事遑亟時虞危懍之日凡係彌文姑爲省約以示戒懼之意以合乎養志承訓之道伏惟　上裁

因災異裁减　廟享議

臣伏見右議政李端夏劄辭其所陳述援據古聖遇災處變之宜此皆後世帝王所可遵法而奉行者其何敢容議乎第念古今異宜俗尚不齊苟不隨時而從宜徒欲膠守而泥古則恐於其間或不無爽其本意反致爲弊之端且臣又念今日　君臣上下一心焦慮上有以盡吾所以共承　宗廟之心下有以盡

吾所以拯救元元之實則固爲盡善矣如或畏難恃怠忽易生在下之人或不能皆以我 殿下之心爲心飮食衣服之費多不能變改其常而獨於 宗廟之奉先加節損而已則恐或有歉於我 聖上痛自裁削之至誠也然此亦無他惟在 殿下反諸身耳臣疾病垂死之中再承下諭不敢孤負盛意欲陳區區所懷而神昏氣乏之不能罄竭於文字之間不勝惶愧隕越之至伏惟 一裁

長陵遷奉議

臣病劇垂死之中史官來宣 聖旨俾臣商論 長

陵當遷與否 以對令臣精神昏迷雖聞前後奉審諸
說不能領略其言爲之是非抑臣昔年當 仁祖大
王昇遐之時故相臣趙翼爲大司憲手持劄草涕泣
而言曰 先王厚德無可報方上 山陵遷改之請
仍言 長陵風水不利並及諸地師之論縷縷懇懇
感動見聞頃者臣承命 翼陵捴護使往來看山之
日地官趙滉自陳其術且言 長陵風水多疵病曾
以此意陳疏矣其後所言多驗庚申逆變貴宗二人
謀叛伏法尤益著驗云而臣素昧風水之說故不能
問其所以然之故矣至于今日陳疏言 長陵風水

之不利老相續臣亦不能無　長陵風水或有疵病
之慮矣至於　遷陵當否則臣徒聞人言不知其利
害識不敢妄議伏惟　上裁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五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六目錄

書

答金久之

與金久之

與金久之

與金久之

與金久之

與金久之

答金久之

答金久之

答金久之

答金久之

與李幼能
答李幼能
答李幼能
答李幼能
答朴和叔
答李季周
與李季周
與李季周
與李季周
答李季周

書

上同春宋先生 浚吉 甲午

鼎重再拜言近者得聞閭巷喧傳北人發一斉白[illegible]城今十六上馬北六到我境問其故乃請兵事也問何所用則曰某差但以手指北晝夜并馳不日當詣京城廟堂得此報方索向日調兵時舊簿畧無疑慮動手顔色 主上亦無詢謀應變之擧一二日來所相識朝士有相過者輒曰只從其請有何大患乎蓋朝野恬然不置之慮矣吁亦寒心而可爲痛哭者也我

國之阻絕 中朝已過一紀固不知天下之勢果如何也然自數年以來月犯昴宿者三矣夷虜自相戕殺者再矣傳言 天兵已復山西者三矣虜人之衰殘凋零歲異而月不同者又往來使臣之所目見而口談也仰觀天象既如彼俯察形勢又如彼約乎中國有必伸之理夷狄無百年之命則亡胡復漢之運其不在斯歟其不在斯歟由是觀之今日北羌之蒼黃急迫者安知夫父老之斗酒已迎於西郊而偽闕奪魄復思北遁之計哉嗚呼我國之屈於夷虜旣非本心而我國之所畏而不敢動者只是此虜在耳今

此虜之勢已蹙則無復可畏矣何乃助兵犯順要禍
求害昧義理之正喪厥初之心哉一朝　天兵盡殲
醜類驅其餘孽盲隱我境遣一行人奉咫尺書悉問
前後之罪欲責我國　君臣則未知朝廷上下其將
拒天子之命乎順天子之命乎拒命則陷大辟順命
則無以爲吾　君地思之及此心膽墜地當此之時
爲臣子者雖千百其身亦將何補於忠孝哉人或以
爲　中朝形勢不可知而　朱氏中興安可信也此
又安忍發於口者而事理之尤不然者也　中朝形
勢固不可知而虜中形勢則已知其披盡矣　朱氏

中興雖不可信而天下又豈無真人應天命者乎我國之負罪於天下久矣若其有真人出而奉天行討則伐罪弔民以謝天下乃其第一義豈肯赦大罪縱一敵以爲他日虜賊之前導也哉其不可以小智詐辨能解天下之憤而得免征伐之加明矣爲今日計速宜因其請兵之端廣選精銳之卒特遣信將鎭守遼東舊境大發國內之民守諸灣上以張聲勢然迭一价奉表 天朝以暴本心以情實期前後挾擊斬首擒生則虜人之命當在吾手中矣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毁而難成矣此不圖後悔何及或以爲此虜雖

敗於　中朝其力足以制吾國也一何㤼歟彼方專
力於　中朝其勢必盡空巢穴而所餘者老弱而已
乘虛直擣乃兵家之妙策而孫臏全勝於魏暴秦幾
危於楚而古人惜齊之無謀也反欲踵齊覆轍並速
禍難則尚亦何利哉且如其擊虜而敗猶足以自吾
心事苟或獲罪於　天朝何所逃哉或者又以爲北
人旣不明言用兵之處又安知蒙古雜種之自相反
耶亦甚愚哉其所以不明言者乃可以明知者也復
何疑焉設令虜中自相爲亂自古夷虜之得志於中
國也比亡則必至轉相殘殺自底絕滅殆惟天意也

天下之人何嘗一日忘此讐也顧時未至力不及爾
乘彼有難而如有帝室之胄豪傑之人皷義氣糾義
旅爲天下倡天下之士此處吾夫豈必哉不此之思
反又委之以不可知而任 爲目前之計及乎事變難
應巨禍迫至則將何以爲吾 君爲 宗社萬年計
哉在朝之人已不足以與道此言也竊想如吾諸文
丈荷 祖宗眷育之恩受先師淵源之學必不恝然
於國家危亡之日而負吾平日所受之學也況又諸
文丈當 聖上踐阼之初首膺召命恩眷備至則揆
念分義何敢自同於草野市井之人亦何忍見吾

君將及於天下之大禍而莫之救乎仰惟諸丈未之
及聞也如得聞之必將竭誠奮忠思欲效死於軒墀
之下而不欲與此賊俱生也夫如是則何不一一爲
上明言之上以悟 聖聰下以振懦俗大以爲天下
扶義小以爲一國圖安乎自念鼎重苦塊餘命苟存
視息不敢言及時事而衷誠所激不得自裁敢以是
聞于座下惶恐無地

昨日作得此書今聞虜人請兵專爲協攻寧古叛
種云與愚者所料相左矣然虜情叵測不可推知
而寧古乃吾關北相接處部落最盛識者慮之久

矣實恐國家之禍反速而向日嶺東關北二尺赤雪尤可慮也此書仍付呈欲望諸丈理會及此覽後裂去勿留

答同春 庚子

别紙見教謹悉鼎重於此事不欲深言有意存焉示諭及此亦不得不盡焉昨自山下還始聞有此事雖未及見抵許書其他所為節節駭異鼎重嘗妄以其才學仰對 先朝筵席之間今乃大謬其在私義尤不得自安然若斷以包藏禍心而絕之太遽或有一毫過情之冤則在我反為先傷久要之道只欲徐察

其所以而處之然凡人之情易蔽而難悟平日篤信
如吾兩先生所指諭者如此則敢不思所以反省耶
第未知處此之道如何而得中耶蓋非敢爲渠曲護
只未能判斷其心之一出包藏與否今日隔膜惟在
於是謹當反復十思庶不孤負先生提掖開導之慈
耳權則向年見其立說恍惚支離竊疑其爲難信雖
不敢倡言亦不復踵其門今見其疏不以爲異見人
之攻權亦不欲論其深淺大槩人情凡於離合之際
自有萌漸有非一朝一夕之故而今於尹李然大悖
於平日所料令人茫然不能省識其由也

答同春 辛亥

便回伏奉下書伏審道體起居神相增福不勝慰喜之至鼎重前冬在鄉屢承　恩諭勉以縣事分義不敢牢卧卒意復出辱力淺慮不能救得一分徒損數千石米殺盡許多生靈自顧罪咎無地可容　朝廷寬大尚貸刑章其在私義惟有退伏松楸追省安動庶補前過援例請浴蓋出不得不爾而承此警誨瞿然自失益仰忠厚憂愛之誠有以感人敦薄之速如此不免遲佪一向更爲貿麥救饑之計而畢竟此心滔滔難抑向來之思也即今湖西饑莩盜賊之甚於

春問耳目俱詳束手視死亦無奈何道臣全不用意餘米之說亦是虛傳附之久台答以無有尤無奈何適來賑所留饋數百飢病心目俱慘無以爲懷

上尤齋宋先生 時烈 庚子

書中誨諭誠荷眷愛之深感幸何極知言知人之訓實所台訟平日於人推許太過一朝所爲大謬於所料向所稱說一切妄誤則在鼎重私義錯愕震惕尤非他人之比也第以本情所在似可細究而不欲先傷久要之道士友之間多以爲不嚴而同春文丈亦以先生所教者示之益不勝瞿然警懼之至敢不奉

承提掖開導之慈爲之灰省而深察焉

答尤齋 壬寅

合房遞致手書恭審寒極道體康福且知寓居有近江之娛稍慰馳慕之誠前懇先世碑碣文字獲蒙終惠跪奉莊覽感激難勝吾祖心事晻昧不白今且百年幸賴先生仁心矜念憫其寃鬱闡幽摭實直書心跡將以復伸於當世傳信於來後則其爲子孫者之幸豈可以言語謝也惟有涕泗而已況鼎重等受先人遺托常恐其卒不能遂而無以爲辭於地下今乃成平生之至願而得慰吾親泉壤之望從此鼎重不

賊於夕死矣鼎重日後於算簿之中廟議督嚴民情危急監色看路豪強騖力令人惻然莫知所以措手於其間也其視吾弟因罪得閒從容於丈席之側者奚啻千萬乎自憐自憐項忝諫職聞湖民多死於冬前論罷湖伯近因士友又聞湖民涕泣如失慈母一言之妄乃使士里之民失所甚可畏也追悔莫及直待田政畢後便以匹馬向松楸欲轉投門下追陳訖區區謝悃伏祈歲暮為道保重

答无齋 乙酉

敎意伏悉自李季周聞發鄭評事文孚忠續六鎭武

主皆以金相公開邊之功久無報爲言從其與請許
令作祠於行營城內則其府兵使李令汝從以金相
不善終疑在國禁鼎重答曰世間自有其是非設如
令言漢有韓信廟可以證此矣李猶不釋鼎復云金
將軍憲河曾爲此營虞侯其孫揭節卓爾宜以將軍
主祠鼎重答曰金將軍忠節似當別立一祠若如令
言有非此人追報金相開邊進築之本意李亦然之
其後武士輩又言旣發金將軍廟享之議而又經歷
侯亦我輩之所曾帥事者也毋論忠烈實有惠我義
政配食相公廟如何鼎重答以此意亦好矣今承下

教難免汰裁之諭惶悚惶悚但念當初建祠專以報
功爲名今若以金將軍並享則與本意略異此或有
礙耶坐次則當從世代先後耶欲待更議卽報掌祠
武士改正謹此仰稟

上尤齋別紙 庚戌

鼎重幼時侍先人於星州任所一日有鎬卒之擧其
中一卒不肯在庭食鎬其色憤其言厲出入於堂階
之間自如也無軍卒禮官吏有問亦不答衙罷鼎重
問于先人曰何故設鎬而何卒倨也大駭瞻視何不
治之先人曰此義士也朝家方調兵以應虜請諸鎭

資送皆聞 朝命此人義不食其祿將欲有爲也吾故奬愛之不以賤人視之此兵皆自本司抄名徵發防其厭避故也吾旣惜其人且聞其有老母欲托以他事代送他人渠曰此行送死也他人亦豈欲哉徒生事於官長耳吾不爲也眞眞義士也鼎重至今記之欲望以其時說話中義士等語代碑文中遜謝等字未知如何

上尤齋別紙 壬戌

栗谷先生墓碑刻役中輟已久常所慨恨今行朧判来見謂當董成何幸何幸仍勸年少諸友與之同議

速舉矣第聞李生喜朝之言立碑之所光城父子及
尹君復元兄弟以墓道爲主其他文谷朴和叔及士
友諸議多以書院爲穩尚未歸一斯文重事不可使
儕流之中各持異同之論以致傍觀之笑今當入刻
之始雖從立墓之議不可不通告文谷諸公俾得聞
知云此言似好如何如何若以爲可則伏望因書通
于文谷如何和叔諸人則當自此相告耳
鄉中有孀婦無子其族人居湖南者許以其子爲後
不幸族人死其子服斬而繼後公案亦復成出蓋死
與案同在一月之内而居遠未及相報以至於此矣

今旣以出繼咸案則所服私親之喪亦當降耶若以通典庾蔚之所言五服皆定於始制之日載之當遂其服而第於所後母侍奉之際亦似有妨未知古人已有定論耶有來問者而不能對謹此仰質

武肅身尹聖弼赴防於定州遭丁卯之亂牧使金搢就停降虜聖弼曰城陷矣吾何忍偷生歸鄉里亟奔監營更效一戰可也乃於正月十四日出戰而死失其屍體臨戰以其所脫衣服附其奴奴自賊中負而逃還其家亦有平日剪髮作塚者人勸令收葬聖弼之父曰吾家曾於壬辰倭變遭同氣喪用衣服虛葬

爲盜所掘再葬再掘今不可爲也待他日其婦死後
同入一壙可也不作神主只設虛位而終三年矣今
者聖弼之妻以老終無子取從子爲後其子欲遷其
祖言同葬其父遺衣剪髮於母壙而旣有剪髮便是
遺體不可與遺衣一視之斂之以棺而將用並葬之
禮但疑於所服又欲依統服之制適其忌日在近從
其日始此是變禮之大者其所後子亦登武科嘗與
之一見送人問禮雖不能謂之必不可亦不能明其
必有據證以仰質幸乞復教且旣從並葬之制則題
主虞卒祔皆當追行亦其前日所未舉云而至於朝

夕上食則其母已從始喪設行終三年似不當再舉
過卒哭奉主入廟而其子設位伸情只當如稅服之
爲耶抑如改葬虞後即止爲宜耶
寧越士人輩倡議欲立嚴興道之廟於 魯陵僧舍
之側仍欲以六臣並享未知於時義如何如不大妨
則嚴之位次當設於何所
疑禮問觧履屋之制房室各異以我國之制言之房
與室何以別之伏望下示小學有共飯不澤手之文
頃年北儒朱棐來言先生以爲手非手足之手古人
以共飯之器謂之手未知 出於何書願得詳聞

病裏無所用心時或講誦古書而不能領會愧懼愧懼承諭不覺抆血賤臣尚不敢周公之夢豈年少猶有希望耶眞所謂不可與俗人道也春丈身後追典甚隆令人感涕然以平日契遇言之盛於退溪時而隱卒殊不如也

上兀齋 癸丑

陽旭漸舒調攝氣體快復天和忽此歲除瞻慕益切鼎重今日又上辭免文字惶悚無容只俟 嚴譴賤疾轉劇毒注兩眼左全昏而右半醫書冊之工又幷

慶矣閒視默坐非不有力於涵養之本而亦不免為山老釋之患尤欲速進請教於門下而動被拘礙先送家僮奉書問候且令學路旣知路則行或與知而俱到矣

上尤齋別紙

先皇御筆刻石事不敢忽忘已言之湖伯矣方有搬取家屬之擧搬訖當令兒子率刻奴進稟往復以承裁敎

改封或遷　陵之議在野之臣自處當如何耶遷陵則諸臣當有受服之節似當赴朝仍參哭班至於

改封則儀節與遂不同似無參班之禮未知自處之義又當如何耶伏望下教

誌石刻役促迫進駐近京之地以待釋負如何　寧陵陵外有吳氏溪亭可以寄接如不獲辭則少留于此仍參　啓隧哭班執紼而東亦可以伸情而畢義如何如何

上尤齋别紙

彼疏旣無攻斥之事　此音又爲之疏解則今日自處之義宜引宴言之咎不必更辨而第念當時　聖教昭揭日星可詔萬世臨上在傍其嚴若此而下有

所恃敢肆游辭　上有庇護至於掩覆將使旣明之
大義歸於黜昧　貽後之大訓反爲臣隱其事之可
憂不但一時是非之變亂而已也若曰一言昧者復
明隱者復揭有補世教豈可量哉然看時義已無挽
回之勢惡取尚口之突未知如何如何試命之筮得
漸之九五上九三歲不孕其象不虛而羽儀之吉有
不可必也伏羲豈欺余哉還堪一笑如或不勝世道
之憂終以是上之則書啓中已有引罪之語似當於
初頭更以請罪結之仍以且念等字承之而更敘後
段也今所辨論本因其疏而更入西幕一款則人必

亦訴我心反謂之添以新語意在必攻未知如何文字中多有不可洒泄者關係國家人誰不察而亦不能無慮宜在斟酌直從監營亦殊常例如不可已密封呈于縣道戒以勿泄此外無他道理如何如何

上尤齋 乙卯

陳蔡之從爲誰翟生慎在待耶永成諸儒亦有來迎者耶今日事無可言所恃者惟上天耳因思去去年所筮漸之九五上九必可驗用公豈欺我哉千里緘書無以表此戀戀之誠五加皮茶一壺乾肴一器五筆二墨七十簡附呈伏乞俯納北土風氣頗異何以

支遣耶曾聞去歲稍熟不比兩方之凶荒果何如鄰
宰皆武人無可與相資者未知方伯有顧念之意而
醫藥相救耶昔年蓋城公謫北絕糧露宿於文高之
間歎爲之奉慮尤切耳

上尤齋

三春向晏謫裏起居何如或得近來體中不安兒初
頗甚瞻慕馳慮日夕懸懸前月奴回賜復擎讀披玩
至今不能釋也鼎重偶因償來之物略得[illegible]誣罵
病卧空山何與世事而然已豈人尚置猜嫌誠可笑
也似聞論議哰哰指此之事又上送入過前海將

胡寐間耳從今可免皇甫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柳公之斥而[illegible]
一朝居然得當指揮諸賢之日又將致煩後世諸[illegible]
之譏好笑好笑

上元齋別紙丁巳

家兄既喪長子之後爲念宗祀之重欲取次子所生
第一孫爲後而法例所不許故上章陳情得蒙 恩
許矣不幸去夏所後之孫又夭死無他可以爲後者
家兄在時每以疾病沉綿後事無托爲之悼恨不已
山禍荐臻奄忽棄世送終奉先俱無主者人事至此
尚忍言哉茲於成服之日 告于柩前凡喪祭之事請

今其次子攝宜代行出於倉卒不得已之舉未知果
得於禮否攝代與攝行事體不同祭祀自稱卒哭以
前雖稱何用孫子之稱似或無妨而自祔以後則旣
不敢稱孝又不可仍用孫稱未知別用何稱方爲穩
當而題主時遵用顯考之號亦似無礙而第於旁題
奉祀有所不安今姑闕之爲宜耶至於三年喪畢神
主入廟則當有祧遷之禮而旣無宗子似非攝代者
所敢當亦未知將何以處之伏望裁酌而賜教俾得據
依遵行不至大失千萬幸甚
問且兄家兄在喪非葬前則家廟祭薦及墓祀並皆停

祔。小祥後則朔望祭禮節祀薦新皆復設行忌祭則只用一獻時祭則仍以停廢矣今遭家兄之喪葬前葬後凡於家廟祭獻之節只當遵用家兄已行之例而但念兼重等雖持重服不比居憂又各異宮而遭値祖先忌日不得略伸其喪餘之慟有所不安至於墓祭則旁親之祔葬於先山者皆受其子孫之追養而獨於平日宗家所主正統之位廢而不設尤極不安今欲略設一獻之具使子弟中服輕者薦之未知不至僭越否疑禮問解中有問鄭愚伏以爲宗子廷未葬前則祖考忌祭墓祭介子異居者亦不可行汝

溪先生答云鄭說是固先正已有定論而情理之不安如上所陳且愚伏引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之文高祖以下固爲正統服而適於鼎重先壠五代祖墳同在一原從其無服只得設祭於五代祖爲宜耶伏望裁教宗子之喪未葬前則鄭愚伏以爲祖考忌祭墓祭皆不可行矣若非宗子之喪則雖未葬之前祖先忌祭墓祭固當設行而至於死者之子孫有先亡者則忌墓二祭亦可設耶推之以待死如生之義有所不安如何如何

上尤齋別紙

尋之淵之文名今欲把䟽辭之人將門而來掬節華
節不可泯沒然障撥難於尊傳間慎為尚依勸令刊
成一冊子印布為計如何其於名稱當更覽
少輩汨沒者無足言自於者又多晉時風習甚是可
惜事實恐其流之弊反甚重見識於後人也然其承
重之責豈人人所敢當也惟欲自省吾身不淵於俗
凜凜淵氷耳

上尤齋 己未

浮沉戲慢之戒敢不深省最是洛下諸少既廢科業
又抛古書惟以酒碁諧笑自遣往往放言不顧云此

害極可厭也

上尤齋别紙

人之氣質有剛有懦進慎在獄所對甚直不少撓其後赴 國鞫李泆来言所目覩嘖嘖不已泆言猶知此今日之不拄從可知也李樺刑杖之下岐誦其措此昔人所不免於渠不欲深責而可惜可惜李丈欲上章而被諸公挽止盡取告身来問兎山舊案亦如何如何極令人隱嘆

答李養而之𤅷 辛亥

昨奉寄惠長牋開緘欣聳且勝感激即今民事至此

危亡之禍迫在朝夕苟有可救之道人人皆得以謀之豈有緩視徐步之理哉但太倉之米不滿四萬西運之粟只餘二萬而一月之費幷百官軍兵廩食已過萬矣今雖稍加裁損亦不可全減以絶其命旣不豫爲之計實無追救之策至於諸道簿錄之穀不必關西爲然雖以畿甸亦可謂饒多而數年來散糶未收倉庫皆空無異畫餠夢飽奈何奈何貯穀之請用力主張者已及十年終不見聽入京之初請之諸宰曰今果何如亦皆無以應也罷賑之後又有無所依歸者力請仍賑諸公頗不快就賑者亦多混雜始用

吾兄前書所教最實之舉揀擇其面有飢色者朝饋三合之飯夕饋二合之粥已蘇者還之可賑者納之其數亦過四百矣賑飢之事豈有定數立限如編役者耶此則告之者誤也抑今日流民無不絕粒初不見擢於賑所者數日丐乞於閭巷旣無所得則轉死於道路者亦必不少而朝家旣不許廣賑物力亦且不贍無如之何矣弟實多病一日之內委卧之時居多凡百接應非強勉則不能書疏往復若自作則必經營數日方成一幅傍無子弟可以倩手者近又疲於簿書雖謝絕他事專精一力亦患不逮蓋其辱勞

如此然未嘗自朝及昏頃刻自暇也如陶公偘才宏
德固不敢望而想其氣力精神亦必有倍於人也蒙
荷譬諭敢不自勵揔要略細之諭平日亦嘗聞此而
我國賦政事勢器具與中國懸殊若不事事親察尤
不成樣以故不敢自逸矣

與李養而 辛酉

長牋辱教良荷奬勉之盛然皆非弟駑劣所敢當兄
復朝廷之上羣賢布列其所是非取舍各循己見難
望其就義于一如尤齋盛德重望猶不得鎮服終至
於引老而歸於弟輩何足道哉獨斷則乖衆而不和

循衆則悠泛而無成重以疾病纏綿無以陳力殆天之所廢行將陳情乞骸或可以免誚朋友之責 聖朝之末上不爲不至而雲樂和叔子仁諸公亦不肯動在朝淸流出入臺省者從俗避嫌下欲過宰相之門又不可人人而就謀求益此亦末世俗習之窒礙處亦難猝變奈何

與黃周卿世禎 乙卯

兄之此行何可無也想兄心事如就樂地矣尹既想兄未及見故傳寫以送不識兄果可安受而甘心耶昔年弟之所告於兄者略驗矣古語云嶺海未必殺

人篤望自愛

與黃岡卿

黃勉齋集金斯百取見於金奐家云豈至遠貿燕市耶李元禎之子得見於他家遽然而歸告其父曰吾輩將無以爲辭元禎曰勉齋何足言雖有朱子之論奈今日何李同揆生時其鄉人問禮論是非曰宋是然則何攻擊若此曰 上心所惡自不得不然然當伸於後世矣看渠輩所爲不在義理是非不畏他日公論只爲目下富貴計不可以常情論之矣

與黃岡卿

年譜家弟欲草創使我修潤矣憂悲窘急年年無暇
爲未始手仲夏還附諸稿以其將有嶺海之行故也
杜合希兄平日日錄并疏劄與可考文字幾滿一籠
子矣素此甚閒靜更觀時事待冬間報諸稿更復求
來託兄草創弟得贊助其間如何如何

與黃周卿

南令邊籌大勢議然而實遠於事情故弟於八處無
來數路而不敢請矣即今關防皆從大路傍數十里
設之官府人民皆居於路傍不遠之內有同兒戲然
處之在白頭西北者亦不過十餘人各舉於遠百里

近六七十里之間可以相敵如或部落過百則滿閫
陷矣然過百必向中原爭利以我國無可居之貨故
也惟忽剌陷我邊堡留為虜花所敗滅我能賓民如
南雞六相聞而盡用南令之策不但保疆而已其奈
理勢之必不能何採參之人則遂漸稍易故望之如
畢竟然豈可聚參遂成邑堡耶萬一有意則即今歲
與以北諸邑雖皆自畫一釜於小堡數三之卒實無資
操相報之勢以臨絳險但絕無人居故耳自虜居與
六鎭便近而句句盤阻千餘里非大衆不可徑行寇
竊賴此無事他日渠或過保寧古則閑地非吾有也

雖百兗國不能謀也

與黃周卿

雲坡記送還兩丈平日嘗以此老所論一不的爲歎然看其文字亦恐湖南百年間難復得此人也如何如何

答黃周卿

醉言醒怕古人亦然酒中亦不得放言畏約何時可已使吾兄愼審早已如此可免向時浮薄輩無限層舌耶呵呵

答黃周卿

谿谷爲續歎與晴翁同行請晴叟棊一局未了呼其字而民之曰未可借我去耶晴翁拋棊大喝云鄭來白首嫩爲張某執事耶谿谷憮然徐笑曰前言戲之爾晴翁終不樂徑還栗老爲續觀題背之川再三責終不肯拒甚世稱兩人伉強相類云矣

答南仲羅 二星 甲戌

尤丈之去固已知之而亦不料其此遠也耶今心緒茫然如失實不知爲國家計也但天意似若欲有大爲而此丈便作此行豈上下未及相孚而然耶虞參奪書又無興趣而日留連備局而不得進承晬論

方切藹藹此奉手札稍用披釋俯詢未見草本不能為對而若以事勢言之姑觀今日右相自處與朝廷舉措而明朝投入如何如何文字激切有何害也從前堂劄密進者亦有之矣

與尙仲輝

下文舉火滯可念且於此方物情甚熟何不遂畀可言之地一發其口以新北民耳目耶如彼恬靜之士尋常置之人下備數逮目恐兄輩誅於擬議也如何如何

與尙仲輝戊申

示及崔令事弟實其故人素知疾病之難於驅馳心志之在於休閑故力言不可而錫台諸公主張雖舍兄亦贊成奈何奈何然以自覆之義言之雖遭一家不幸之事豈有以此自廢之理乎恐非其王大夫人愛惜門户之意也至於人言雖有云云為天倫服其不當服不亦愈於不服其當服者耶聖人復起必以為知仁矣第今處置非該曹所得為必大臣周旋方可出場終恐未易也

答南仲輝

泰安通潛似非不可成之事而用力則必巨宜付道

臣勿拘歲月遲速勿徐勿亟期於必成然後方不至於動衆傷民矣然豈可以數行書盡其形勢耶想兄平日熟量審看而弟等之見則大槩如此矣 天意已定而大臣之意中變請還都更議他大臣矣

與南仲輝 辛亥

弟之偏性適不樂於受人之物雖朋友所遺亦未嘗泛受矣昔年巡北之時會令以鷹問追至見弟無裘中寒數日委卧責以太固矣去冬聞我有燕行再以書具致造裘曲折諭解之戒以勿却其意眷眷有足動人者故受之大槩其裘甚不後矣會之致意如此

豈有不受之理耶到今諸議為非則唯當引咎何可辨論但以法言之所犯不至於贓賊臣既忝列卿豈可聞人聽擬受贓之事而奔走待命於金吾耶其在事體便當靜俟處分於所駐之地雖有下理之命從此就配未知其為怠慢也如何如何

答南仲輝 癸丑

昨因村老之往來官府者得聞巡旆將發欲造酒以迎方今帶行僅僕借瓮於鄰貸麴為未盛念已及於此而先發釀需不覺展紙一大笑也當善釀奉徹一場穩話也峽邑糯役恐不可已初雖不快再思稍許

此亦弟之習於籌司處向若使兒一如弟言則事事
不阻矣呵呵兒子做業未知今得幾許而昨見家兒
書云通暢圓熟可期摘髭其然否果爾長進如此可
喜不必問得失也

與南仲輝

季周所遭終莫知何故至被 命鞫況渠平生誦泰
之包荒之義又必欲避文字之從今乃因文字而受
黨比之禍豈不冤甚亟欲上章訟之辭本尚未 挽
下又方持括囊之戒故不敢也其實如痒不能堪搔
撼之計固好但老年朋友子孫落落散處何以爲懷

不如放捨仰德江庄為之經擇往來相從諧兒亦恁
專付於兒矣如何如何

與南仲輝

曾於燕行得　先皇崇禎御筆非禮不動四字而來尤丈聞而索去敬玩不已仍欲刻之山中崖面使弟圖之必得善工六七日役可以完了弟無力可及此是好事兄若有意須擇一僧工善刻者并粮送之華洞如何

與南仲輝

割俸周給之諭良感眷軫寄此窮峽百口飢餓莫乞

貸隣里自謀朝夕苟嫌不安者非不知獲受故人周急之義之爲安且榮也既無牛馬又鮮奴僕載負兩難從前不得承惠者此也奈何奈何横渠云口腹自討食誠哉其言之也自地生活已及兩歲亦不足念也

與金久之 壽恒 甲辰

得同元禮之舟偶成江湖之游四十年来難再之幸也兩日相仰又覺慢背不審起居何如想新寓題語馳念馳念弟拔止書院若得依歸日與子壻課讀又有院齋二儒談詠相與殊忘客中之苦也

答金久之

一日別意破盡數日懽悰回望雲樹漸覺渺茫忽承台翰滿紙惜別之意益令人悵戀也弟十八夕投宿邑希天尊舍昨午待晴舉帆夜泊鳳頭亭卽朝又泝向龍寺明明當入山中病人必難過夏於山中勢須更從台兄優游江湖也預自期幸

答金久之

再昨一時俱至恭審仙軺漸近豈勝欣企兒子爲迎台駕趂此留止惠詩得之珍佩若驚然何至爲渠輩相酬答耶擬於明年飛鷹走狗於咸關之下以逞旋

補茲尊一裨以俟端利兩使君已發文催之鐘鏡譜讀音願一來咸嘗得覯盛儀今聞祚城亦然初慮其遠路往來不得招集今覺失其所望可笑拙儒未諳花情知此也

與金久之

項日兄所云云萬甲亭者近因上官中故老聞之則李公當日用術士之言築土城於營中作此亭於城上其舊址卽樂民樓門之內築此土城時盡聚南道三手軍令同田者同作一隊同役人皆樂赴云古人役民之時亦皆有術不是常可紀也弟方經營重創

營舍因復此亭若果克成當更請一言於兄并求老
先生詩什揭壁耳

與金久之 乙巳

即惟春暄台體增福弟自咸興直入別害周繞白頭
鴨綠之濱歷險涉深過廾日始出城津追思前秋之
遊何可復得也畏途足以凋顏而間遇佳處亦無人
共賞柰何柰何量田事先試咸興則他邑民情嚾恐
或後不得已端川洪原高原三邑亦許同量德源則
旣許之後因失倅而止定平則民情雖懇弟之精力
似難周察不之許此外六鎭亦有聞風始事者皆抑

上之頗爵悶擧此可知民情之願否矣其中亦豈無
豪右饒田不樂進量之人若咸量已畢於正月高洪
畢於二月端則近始斷手新量之數未及再算姑擧
其槩則咸剩過累百高洪次之端爲最少多意欲以
元田盡充舊數且有少增其他土瘠且稀之地與火
田相等者則別錄許屬本邑使之隨起隨稅以助需
用民望亦在於此近當具由啓禀去乞台監出力傍
請許施如何如或一從京畿之例錄爲續田盡入元
案則此民將不堪役重必致四散之患吾輩請量亦
將歸於厲民而止耳不可不深慮而善處也如何如何

何

與金久之

遠聞 行幸溫泉還馳鐵關旋承 玉體快復 法駕還都 宗社之慶臣民之歡不可爲極 一豫爲度諸賢載後朝廷氣象想必日新遠外期望誠不淺鮮幸乞時賜報示破此鬱紆也北方憂虞漸覺日深邊欲整頓於積廢之餘非威莫令非惠莫懷而渴備激賞之後所請數十同綿布亦不見副不能無慨然也大槩三甲六鎭軍兵勁悍才藝大勝於他邑矣近看季周久客生病幸速內還如何評事簡滿宜與

部事一撥而乃用虞候之例以二十四朔爲限亦甚不便未可變通耶鄙守法太苦不肯一番受由往來京家而舊患或不無因其旅羈鬱鬱而有再發之萠惜之者宜有以濟之也如何如何

與金久之

北方農事連歲失稔民食極艱可慮可慮量田勢將停止而其中甚不均處則雖飢亦量以均賦役亦是荒政云民情如此不得不抄其情願數邑先量耳春丈入朝勸講　兩筵中外想望倆可極季周幾不能支又不肯受由還家必欲守法此際　召還公私好

事可喜弟來此經歲略成頭緒民心亦不相拂若蒙
諸公許留來冬得竣量事可無始事中寢之歎矣近
看屢擬內職甚非專任着實之道不能無恠乎朝廷
擧措之輕也此非私言台必諒之矣弟之所往雖遍
勝地豈有吟咏頃於秋夕行祭於　濬源殿聞故老
言則監司之親行柳川東岳與弟爲三人云而兩公
皆作詩揭壁弟獨闕焉到此益知詩之不可不學欲
借手於台以賁後觀如何如何可笑

與金久之

賑事方到十分地頭焦煎難狀若能延到五月晦間

庶可次第停畢而日氣凄寒早穀不成此憂危不細也新代當於何間差出弟之受任以來非不盡心而才疎識昧舉措乖宜未見寸益良可愧也然於章弊講武均役等事尤爲着力雖未能盡得其方若使能者見之必有所採擇也如或新代無意於此而猝然初到眩於不樂者之言一切廢置杜門高枕更尋六十年來好風流則其於固圉之道不可說不可說議薦之際千萬商量如何栗谷書中海西之事所宜念也近來北儒多蒙收拾振滯激礪爲如何哉但於薦目中以讀書求志稱者有三四人即是冀羣之良在

所先取者想台監欲聞之故偶及之

答金久之 壬戌

投示尤丈文字乃是斯文大議論自惟蒙淺何敢容喙於其間想其裁量必出衆之亦何敢挽止第今時事艱虞方有朝夕之慮而三百年未遑之大典翕然並舉於一時恐乖緩急之宜反啓爭鬧之端是可念也

答金久之

示論洪福形勢未曾足踐而揚州坐地之不合設邑固已慣知詢之術師如以移邑為可則雖未及等城

姑先從民願使之經營似便如何如何

答金久之

自前漂倭從漂到鎭浦搬送而濟州之具郵直送釜山其勢誠難若自濟送于右水營右水營送左水次次搬發似爲順便如何如何但勿許徑由沿邊各浦爲宜至如出陸替送則夫馬供饋之弊當倍於船路矣如何如何左水營距釜山不甚遠可以直送統營則從前不令倭人經由統亦忌避云矣

答金久之 丁卯

下敎依態今日陳請似當添入其疏㕘 聖上覧見其

疏語洞察是非而已在於逐條論辨獨恐害體不當也若其是非大概則語次自有論及者矣如何如何

答金久之

至市給價之數一從倭人所持物貨之多少故每年所給本無定數而大約木則數百同米則千餘石矣買賣之際皆令商賈折直定易而我國商賈鮮少有時倭人物貨過多不能盡賣還爲載去則許從宜許無所不至故或令縣官計給米布矣

答金元會 澄 己亥

來諭云云敢不佩服吾儕向來以浮心駕客氣其病

放行肆言雖快於目前反而思之全無干涉於自家若此不已奄過四五十雖欲求爲陳同甫亦恐不可得矣近日愚見之拙法粗欲責之於身心致謹於細行末節積累刻勉得寸得尺至死不已則或不無得見快活開通之時之理耶如不能猶足爲謹飭自守之士如何如何

與金元會丁亥

丈夫此行固非庸庸者所能得不足相嗜於知友間但恐凡輩所犯不能當此法也絕域氷雪非人所居豈天欲苦其身而堅其志耶想胸中已定有以自遣

而區區愛念之情亦自來已也兄輩與子重相繼竄逐而其論益仲豈非所謂身廢而言行耶相去千萬里無緣問信募得一卒持尺簡以送所祝攝養勉學追元城而戒潛菴又相愛之望也一邑饒一墨筆用表遠情

答金元會

近見諸兄擯所投荒艱苦萬狀而處之皆泰然可知平日自養之有素而足爲士友之光矣只祝加意舊學勉思他日報國之圖想兄受環亦豈在遠回精切勿取路定州朋友切切之言愼勿以迂拙而忽之千

萬千萬

與金元會

吾輩少時所自期者如何而到今四十之年其所內得外施果何如耶兄輩今番所坐視潛養何如不可以爲能辦大事而怠於自修也更望趂此退遂勉究大業無愧古人是祝是祝

答金元會

承審體中久未安奉慮奉慮但古之聖人隨所處而安漢之質厚者亦能晏然受學而前後書辭每有不能耐遣之意至引蕭太傅則殊非君子行患難之道

令人憮然失圖李事已因擲令喈聞之亦莫非造物所使孟子臧氏之訓可用於此矣

答金元會

示諭云云可謂豪氣未盡除矣然古人罪廢亦有杜門下帷讀書著文者何用棄吾本分而從彼放蕩爲也戱言出於思宜可警也

與金元會

聞兄養鷹旣有鷹則必當獵雖借鄕隣爲之亦非謫裏所宜貴作雖價恐爲兩得如何如何想供一笑

答李仲羽 翻 壬子

陽山之會敢不樂赴昔年省墓得暇時尤丈以書招之亦以此寺爲約忙迫未能赴至今遺恨兄若於公暇或巡歷之日駐旆於斯預示期限則馳進叙阻是計但聞尤丈爲葬其仲丧方出懷川來月方還云待還作會仍奉丈席於山水間甚好如何如何弟病尚未蘇完區區私義本爲賑救而出今既罷賑便當復退已上兼職辭免文字疾病又如許思欲畢今於先人丘墓之下而此後人事又不知將如何也

與李仲羽 乙卯

曾聞嶺南人頌兄爲生佛今反以嶺事坐謫豈佛道

非耶抑見非眞術耶抑恨不相對一笑也

答李季羽 瑚 癸丑

患仲令公奄忽至此天耶人耶驚怛不可言此人宅生有關時運似不可歸咎於酒況知弟窮約者類撓貽何可得也然當奉承訓戒不敢多又示及敗事義不得不爾但似太蔓如何如何

答李季羽

退翁遺集從前受讀猥竊以爲勸懲爲濱精密明切求之吾東未之前有後學師法庶幾門路不差然知之于蘇五十之年稍情自棄尚不能服一言行一事

其與初不知何異也豈敢於儀於進退之間耶

答李季羽 己未

吾知裁閱以來稍工古人之學當此流邁之際正好得力幸勿間斷以求日新之效

答李錫爾 慶德 甲辰

許中凡事不量本源妄有更張令弟令兄可得沒殺忘無弛驟之患公私之幸孰甚焉愚意常以為入齋諸生唯以科業為事不復留意於文義經傳口讀者讀何益之有且人之為學宜尊德而不宜務博讀之名置博土豈無意耶教授擇諸生中稍解文義者五

人稱以五經助教而役之專治一經與諸生朝夕講劘滿六十朔許出六品此則自本館供給又擇文蔭中能通經義者五人稱以五經教授亦令輪日入直與助教諸生一處講劘及至諸生通讀考講之日教授助教並許同參與師長凝難問答第次諸生所講能否則比之今日見行條式不無少益曾以此意議于領相則亦不以為不便矣西泮新創齋舍盖為接置此等官貧而未及建白施行令承俯詢僭率仰告惟在令兄取舍如何耳

與李幼能端相　甲辰

便中獲承前月書細審多少示諭披慰欣豁不減曩
邪挑燈對話時也霖雨初收炎氣益蒸信後政履何
如遙想訟庭無事琴軒晝永仕學俱優進修有程茶
爐詩筒興趣亦多況有風濤月潮柿林松嶺可以壯
心目而娛性情者耶如弟蹇拙不知何時得享如許
清福健羨歆歎而已向日景象何可言吾輩用心非
不勤矣其於人不信何末流轉激將至於是非相易
則不得不爲大體而立防竟以是獲罪可謂首尾狼
狽前後相乖矣此猶細事何足云靜居以來常自慨
然不平者存焉吾輩生世已久交游亦多取友之際

非不取衷擬於義理其所相親而相愛者亦或庶幾
於氣味之同耳未及白首潰裂分背無所不有至于
今日又不得殺此一人豈非吾輩之過也此友平生
不能受人攻責譏難開口即令追思反覆則吾輩之
只以數書略略提說而與者亦安得無愧於古人則
但之議耶令弟最爲渠所信服交誼不凡一朝論劾
出於其手渠之不耐理亦然矣見渠自辨則請張幻
妄背非渠之平生可惜其激成而使失其本心也翁
蒼黃一出仍入峽裏過了數月非不閑靜而疾病連
仍專意讀書僅閱退溪集一部可愧可愧惟以困免

生緒言得吾家拗法為此身晚節之幸耳北闕之命議荷朝廷委曲收用之意感激何極顧此危辭畏罪忌義不敢避嘗見徐令之適因其辭疏疏中說話尋為辯明臺劾論斥臺官所指臺官來彔為何人也今若從受其代則真古人所謂蹊田奪牛者於義亦甚不安必欲屢控得免未知處分終何如也

與李幼能

載邇竟亦不答於兒耶如或書來能有悔悟之端耶吾輩平日相從無相責之益故及見一友有失諸友莫敢言言之亦不取信而反取辱果何有於並論輔

仁之義耶可媿向時拍肩閒追逐也如弟者不敢更
有云云曾見渠頗信兄言兄須念古義力言極救使
渠能改如何如何吾輩年未四十閱盡世變無所不
有甚至親友譏訕兄能保歲暮期者每一念至喟
然長歎無以喻懷也

答李幼能　乙巳

春丈際遇迥出千古中外想望尤不可極兄之出處
似宜與之同也豈可因一時嫌謗便阻圖報之路耶
以兄平日靜默衡口發言自取猜忌人皆明知其意
之所在况我曾聞本末者耶人心不如我心亦復奈

何別紙所諭令人捧腹向者吾宗人有嗜酒者貧不飮爲女婚釀石酒既熟日日摅瓮取飮曰豈有石酒不足之理過六七日瓮傾家人交訕改釀他酒則遂自避出及期乃還以其在家見酒則難防其再入瓮間故也聞者莫不絕倒謂之避酒令兄處山野遭三月忘味之境兒得婚需兒自喫了則必被內訕宜乎避內可謂的對好笑好笑數種生魚呈去佐酒幸與久台對酌亦且思念故人也

與季幼能

向日南疏幸蒙朝廷快賜辨斥自古小人不信不已

未知此後做出何樣新奇也具眼似不淺也聞有山中新卜想已宲兀否盍令人興懷擬待賑畢由楓嶽直造松關叩之也兩先生年譜此亦得見諸公用力信乎有功於斯文也深衣贋布必欲勸織流行而無願買者不能焉自營習造則手生不能精細當待春和精造奉助山居之客先以卄筆仰備劄録之用亦願頻寄相思字爾

答李幼能 丙午

千里情翰再及於荒漠之濵慰喜佩幸實不可言喻聆於摩雲回路又逢呂希夫得其所持一大文字而

讀之有以知靜養窮賾之餘發諸論說筆翰者若是其奇快富暢而終不出於約守之嚴法令人敬歎款誦無斁接面而承誨也亦來隨本再三披繹至誠足以感動金石豈不可令載迺泣也迺之所發本來妄實相雜若其好處終不可掩只是麁暴太甚每於人倫不敢輕易處全不致慎平日親朋一言切已不合於心便唱惡聲亦復奈何兄之自處果爲得宜弟之所告殆妄也春丈狼狽遁去亦是吾儒倒串謂之何哉

答李幼能

禁蔘更以如干呈上今歲曰令嚴飭絕遺儲已盡圖得之際自至不敷且聞北人之說稱以應求用蔘多者皆自取也指某某名以證之令人竦然凡於一家之病長老之請皆不敢放手昨得兄書已知此意矣弟方駐鶴城幸無惱事時時讀書自遣耳

與李幼能

弟了得栗谷集一部以此老心胷手足尚不能容於世而有所作爲況今之時勢人心又加下者耶令人掩卷太息不能喻懷也

答李幼能 丁未

南來消息果真否抆淚銷心亦復奈何但以漂人所云稽之明季遺聞則必異何耶思欲見渠一問而不可得胡忍爲之投北耶

答李幼能

鄭正丈之喪慟怛何言喪家無主每見親舊相弔之書益令人傷心初喪凡事賴諸公相助僅得備禮葬事尤齋文丈必欲擇兆近地援義力辦於其從孫又托持叔請師廣求未知速就否也弟再入銓地媿悶奈何兄以中外四方之責見敎而但聞中外四方之言皆以一起兄卧責之銓官此則弟亦不敢辭如何

如何

答李幼能己丑

尤丈入城從初 對之日條列十餘事畧論其可行
上答以皆可施行只於 神德王后事從容講定爲
敎其後因摠浦之議詢于尤丈對以恐不如設倉爲
萬全 上曰吾意正如此其後許相力言不便 上
曰雖有靡費爲救溺人之急何暇計他哉左相以是
心是王爲對而退其後 上謂宋相曰卿昨於疏中
有浮費之語歲畫亦其一也對曰豈惟此哉 與上
昔年一種之價至於六百石之米 先王嘗敎曰經

議一不下節而耗費比多速議革罷 命臣抄出諸
司之可革者以啓未及抄入 龍馭賓天臣常痛纒
上驚曰 先王此教今始聞之予將量處戶判一一
抄來翌日先抄司圃菩蓮山參兩種以進則 上命
罷供上只以價米折半以入又 敎曰他司亦皆抄
來賤臣對以各司形勢及折價曲折革罷則當盡爲
革罷只抄其中可罷物種則自外有難斟酌勢須盡
謄貢案詳註各項曲折以備 睿裁 上俞之退而
具單以進未有 處分而徐疏入矣蓋於其間尤丈
因 朝絲更進光祿之制斗溪之疏必從之意云矣

尤不決歸未知其意之所在而嘗言得不恐之斥而
安而受之人理滅矣 上心雖欲有爲而大臣以下
必欲沮撓平日名流亦皆卻立傍觀漠無徵言之望
而徐又先下之此後取辱必不止此不如早自引去
之爲愈矣天得丈以爲然。 且吾曰謂、吾輩與王荊
公勸持叔挽止如安。 仁卿其意於備坐適告語，
其言近始大之爲已 我者一證云可笑可笑者王以
陳中已行者 貞陵閣齋訓局兵制良人禄異四
三事耳

答朴和叔世采 己未

示諭過勤不勝媿赧自念少日亦嘗有意於古人之學疾病內撓仕宦外奪未究一經而荏苒放廢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始覺無聞之爲恥老大之可傷何嗟及矣退伏窮山已及七八歲呻吟之中無所用心尋理舊書若隔前生幸蒙老丈德愛時時寄書提警老思感奮必收桑榆而衰減荐疊志氣摧殘終恐止於斯而已久擬一造門下獲承緒論亦不能自振他何足云哉曾荷詩篇之褒皆出盛懷之作非不欲賡和以寓區區之意而素不解句語體樣又以韻强久不能就然於他日不敢忘宿債耳

答李季周 端夏 甲戌

示鄭評事遺事弟實聞見孫陋而至於東史尤所昧昧今承來教感慨難勝發前人之潛德韜潛立後世之懿範令則實吾朱夫子之所當眷眷者而尤致意於忠孝節義之間豈非遭時不幸有所感而然耶吾兄之言乃及於此亦惟吾夫子之遺意此誠北方二十年來所未聞之說並令人戚戚於心也敢不樂聞而從命然以事體言之必須聞諸朝廷然後方爲增重光耀從義諸人亦可次第追褒兄須爲弟草作一狀具悉顛末使朝廷明知如何鄭評事末年事亦可

並及也如何如何謹以先相國詩語追想其指意所向則似是金之詩書不當並祀於尹之勳戚又似有尹有祠而金無祠者亦出於詩書勳戚之勢不同之意得非譏諷世人之作耶弟意則得請之後立金廟於六鎮中立鄭廟於禦亂里首事之地以之褒功示後可也亦如何如何

與李季周 丙午

兄之進退似不宜輕入 對出言盡吾所懷終無用於時然後斂身退歸益求所未至以爲他日報答之地恐分義自處皆當也如何如何

與李季周

即日扈侍 行宮湯沐奏效 玉體康豫想於經席諷誦日新又新之銘庶幾使吾君比隆於殷后也臣民慶抃欣祝爲如何哉願兄加勉焉弟纔接承狀只俟新代之來便歸松楸畢此殘喘耳

與李季周

北路義士皆蒙追褒其所以皷動忠義之心者爲如何哉兄之此擧可以有辭於後世而附驥與有榮矣畏齋記初旣不量而妄諾其敢食諸初秋瓜熟當自金剛徑向龍門摳衣上堂卽於座右草呈如何如何

所惡人事喜乖難必也崔生率來咸山讀了心經家禮今始趂早夏閒篤遂果能成其志而副此期望之誠耶

答李季周 丁未

盛疏未及一讀殊用欝欝頃者南吏部書報老兄疏陳泰義蕪及向日激濁之太過大被儕朋誚攻弟復之曰未見全疏不敢云云而此友平日愛說泰義豈發之非時致人齒舌耶盖以是戲之耳弟嘗期賛助泰義豈以爲不可耶但念近日陰陽主客已成倒置雖欲用泰義當責之誰耶以此言之則亦似非時也

李疏奉已明斥然鄉黨之勢恐不能抑止也如何如何

與李季周

遂歸靜養之暇訓誨生徒自治教人誠切如此益令人歆歎弟爲北方儒生新刊四書三經與啓蒙家禮喪禮備要等書而無紙不能廣布可悵祇邑量田之弊不勝心寒當初李倅全不以事情相通督令高等作錄及弟巡看始知錯失改令降續來呈爲此遲留山寺者四日矣安知把究者尚多耶民實何辜任事之臣宜被重罪凛懼凛懼然今之計雖抵書户判亦

難豈其一齊變通勢須待第入朝有請改正續答矣
何如何

答李季周

試觀今日可謂極否矣否極當泰人皆思泰泰之義
其惟時乎今日上下皆持泰義以行泰道則庶幾其
和而同臻矣世人不知此道只聽說義則宜乎笑其
迂而不適於今俗也南來函䟽意在禍國朝廷處置
明快深遠折其方來豈惟士林之幸實是東方之福
因此警動痛絕根株蕩滌查穢使人人自新則亦一
洗舊染之會如或浸漬濃釀攻擊備發互相賓主終至

於彼長此消則純乎否而無奈何矣惟在諸賢察幾而善爲之無負世道之責耳畿甸量田弟實管之明知土地膏瘠之分力陳續田之議既得施行則又請依古法續田則直許年年隨起隨稅又請量後切勿更責加起則尸判皆以爲然矣豈知今日所行之法一遵量前之謬耶此則决不可不變通幸望老兄詳陳請改仍作事目入於踏驗式條中如何如何弟若他日得居可言之地亦當力言耳

與李季周

似聞銓席有以愼仲任世累發言云然耶若爾則有

非閭巷私談之比渠當有爲先自辨之擧欲知之乞示及其先之無與於凶疏弟實保明而兄不釋然矣癸亥初因勳臣議察訖以多聚雜流形跡可疑竄之昇平啓白無辜釋之非但渠家有其時文字政院日記當有昇平奏辭考之何誣多少曲折不發相須但念此友初通臺諫卽劾許多形勢家而便以世累塞之無論真否遠外傳聞謂爺曹爲何尤不勝慨然也

答李季周

俯詢蒙陋何以及此禮大功葬後許以冠子爲主人則於賓似無異同矣栗谷先生論大功葬後行祭謂

當不受所以此推之則賓主獻酬禮之盛者無或不安耶若爲主而得冠則决無爲賓而不得冠之碍矣如何如何去冬李台家行禮時則弟以未及過葬不敢往參矣

答李季周 庚戌

癃癈之蹤尤不敢自當專對之任而循次以言趍丈宜先不忍讓與凝老長者果有所云云於羲台在銓之日吳卄年仕宦無毫分補效險難驅馳乃是私分必安處想兄有以會此意矣

答李季周 癸丑

多必誨諭悅懌面諭感嘆發省不可爲極以兄篤至
之志勤懇之誠尚有衰晚之歎如弟病廢惰慢者又
何足道哉然於病中無所用心朝誦心經數葉晝讀
經書數十遍晝了孝經及書傳三卷夕閱退老遺集
今已至再而神思昏塞掩卷輒忘必無開發之益然
亦足以忘窮餓之憂遣日時之計是則不可謂全無
所賴也數十年奔走職事非不盡心力而實無絲毫
裨補到今疾病沉痼更無陳力之望退老一生常以
病退爲言大賢出處雖不可比擬於人人夫豈不義
而退老爲之循病辭仕者固當儀以爲法如或隨時

從道義與事別則亦不可預講也

答李季周

別紙見諭良荷開示之意吾輩雖有向學之志實不能着實趂日下工過了幾十年光陰未有尺寸之得爲今之計恐莫如日有所事以收歲月之功如何如何且精力已衰不宜泛看諸書只合專意一經一書待其慣熟更讀他書似可得力亦如何如何慕齋集弟亦無儲又不曾一見頃年往省家見於昌樂郵舘得一舊本傳寫欲入梓云未知其後果畢刻否也

與李季周 丙辰

曾荷復教尚稽仰報者蓋欲從事於斯自驗於吾身數月以來疾病添劇不能收攝心神其於治己之學久已荒矣然念吾輩半生奔走於世故全無本領工夫及今追補涵養用敬誠爲急矣抑其用力之方欲在覺處提撕久久成熟自無間斷必欲常存戒懼持之太過則反至病行益爲心害專務涵養忽於應事則亦歸偏失別生禪味未知吾見又以爲如何也今日爲學具有聖訓比如醫家衆方俱妙惟是不知對病投藥往往誤人前書所云蓋慮吾見所患常在於病久氣歉若從鄒聖之言加意養氣之法致得日臻

於克大之域則病可自去而學亦已至矣

與李季周

復教良荷開示然猶有未盡釋者兄之一生出處皆應泰蓋九二六四不可只以時務當之論易之道恐不宜如是大泥也其進其退盡合於泰則豈得受用於立朝之日而無與於在家之時耶竊意兄之所以致今日之咎者似由於泰卦之義有所未講也兄之立朝固能包荒矣而少遜於馮河不遐遺矣而或歉於朋亡以是善惡是非之分不嚴而愛惜於儕之意過厚在家固能安貧矣而猶未忘懷於疾痛之提好

學矣而尚且係念於无悔之滯以是剛柔之德不進翩翩之階以從(指思慮紛起者)之今若擴其所已至求其所未盡得尚于中行則帝乙元吉顧不在他而一身康濟亦不出此矣未知高明以爲如何也

與李泰周 丁巳

弟於兄平日用心處已非不畧窺而竊以爲兄之一生出處既得泰筮則今之所遭雖甚顚沛惟當益用力於泰義以俟他日豈可因一摧沮遽捨二十年受用之道乎弟既通論一卦而知兄常患思慮紛起故又引六四而戒之本非欲以兄之出處當此也至於

性情之德得聞前所未聞者良幸良幸然其自養之道或過其中則剛克之中亦有柔失如何如何

答李季周 戊午

輝令喪慘尚忍言謫寄海曲內外兩老相對更無在傍親屬其情境可想矣弟累育不過十口是以自遣及輝令徒謫在京婦孫無依泊處不免搬率以來遂至卒窘無以接濟專恃糶米爲命昨今兩年所受四十餘石而所已償者只三石矣又未知麥後更受幾石前頭之計茫然無所居也農者民生本業豈不欲專力於此以資生活而家有三奴五婢皆生長京中

使之芸田不辨粟苗盡鋤之及秋視之滿畝雜草蒐
蕪唯麥豆能辨而無田可耕況此輩作農雖無嘗勞
其盡氣竭力則不異於人故不得不一日三食而計
其所課一畝數十步之田非五六日不能治回看初
日所芸草已盛矣居鄉已久熟聞此等情節故不敢
作農但與僮僕并冬夏作饘粥以度稍減請糴之數
人有問者以此爲答季初入峽請糴米四十石耕山
田十餘日又以所已試者戒之曰不可與不知耕之
奴謀穡事也季之責我亦如兄之所論矣糴米盡入
於饋農而秋穫乃四石皮粟也竟至於賣京第而償

之蓋備嘗艱狀如此故有所云云非欲因此而盡廢天下之農也弟雖怡窒夫豈不知天下無求乎安坐自食無飢之理哉若能親自領督爲之倡率則似或差勝而不唯筋力不逮亦將盡棄其尋行數墨之舊業而後爲可此亦吾心之所不能安如何如何

與李季周

蟄伏窮峽窘蹙漸甚誠無以爲禮區區之意必欲祖用古儀責以成人者所懼他日子孫矇然無受蘊其愚騃爾值此嚴寒奔勞從苦極知不安其所懸行於令昇者又欲兒小之有所恐畏而感發其心也倘或

令兄終不選棄謹當退日以待不識以爲如何

答李季周 庚申

浩然行色令人馳羨忽承惠翰充用欣濡示諭出處之義想應素定固淺陋所不敢識者而若其從容而來倉卒而去無或有所激於其間耶此後難處之端恐非一二區區不能無慮於苦節之難貞也昨於朝堂領相以所得長牋見示已悉雅志所在玆因鄭甥回便幷此布聞未知兄意以爲如何也政府題名見失於兵燹許筠畧以見聞作一先生案近者點相許穆亦有追補者然猶多缺未完姑以見錄傳寫以去

見之處開成書雖未可必如有錄外加蒐者幸望示
及欲令府史隨得隨記可

老峯先生文集卷之六

峰老 射